

少年史地叢書

南美洲一瞥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美洲一瞥

第一章 起航瑣談

Outward Bound Wechat

我們要出發去遊歷了，這一次出去，奔波路程，觀玩風景，差不多要忙碌一年咧。

你們以爲一年的光陰，用來遊歷世界任何地方，是很長的時間嗎？！我告訴你們，這次我很高興作你們的先導，再去南美洲觀察，所有大道小徑，都是我從前走過的。所以我覺得很有把握，不致因爲迷了路途，或是因爲不清楚該地交通如何便利，輪船鐵路公司共有幾處，以致多費路程，耽誤時間。至於我們旅行，凡輪船火車摩托以及馬車騾車牛車篷船可到的地方，都一一走到，就本書的篇幅上看來，是很遼遠的。因此我又用精密的計算，支配路程，以求節省時間；同時發行本書的朋友，又懇懃懇切的告訴我，要我在最短篇幅

內，將這次遊歷，首尾說完；所以我把遊歷期內的光陰，用到十足，不曾荒廢半點。並且我從前在南美洲住的時間，比這次所需的更久，我覺得刻刻都快樂有趣；我根據這種經驗，再三打算，想作一個周遊的計畫，使你們從這次遊歷，得到很充分的快樂。但是南美洲地方太大，我在起程之初，要向諸位聲明的，就是在這短時期中，我們能力所及，祇能觀察這洲的大概，不能有再多的貢獻；所走的路程，也祇能從大道而去，更願向那有快船快車的地方前去。

這樣一來，或者有人說我鄙陋，祇願去遊覽市鎮地方了。

諸位喜歡野景的人，也是我很關切的，所以我敘述行程計畫之時，更願意讓你們知道南美洲的大路線，要穿過世界上很雄大很荒野的景緻的地方。例如著名的亞馬孫河，就是我們旅行的要道；大郵船在河中，可以通行一千多里，旅行的人，不但在船上很舒服，而且兩岸森林，相連不絕，眺望極美，散居在草屋中的土人，每日以收集巴西果，橡樹膠，或者用弓箭來射魚，生活狀況，

頗爲奇異可喜。又有橫穿南美大陸的鐵路，名叫太平洋鐵路 Buenos Aires

& Pacific。我們打從上面經過時，坐在頭等車中，享受現代安適的設備。這條路先穿過龐葩大平原，再升上安第斯山，約行二十四小時的快車，穿過許多草坡，都是阿根廷的牧地。過了許多牧地以後，便慢慢地渡懸岩越深谷過火山口，到一蠻荒野境；其地積雪不消，火山口中，時時噴出煙霧，可以算是一種奇妙的景緻了，山的高度，達海面一萬五千尺。山勢過此，陡然下降，鐵路穿越無數山洞，抵肥沃的智利國。我們不順着太平洋海岸，坐兩天的火車，到波利維亞國都拉巴士。拉巴士在安第斯山上，高出海面一萬三千尺，鐵路穿過波利維亞的沙漠抵此，一線的文明，要算是聰明的工程師帶來的了。從此坐船，過梯卡卡湖，又轉向海岸而行，從鐵路越過安第斯山。途中要經過印加荒野地方，然後坐房艙從馬達倫拉河 Magdalenn River，逆流而上，到倫比亞都城波各大；這個城在南美洲各都城中，位置最爲荒遠。以上這些地方，

我想諸位中，最喜歡冒險好事的人，也要驚奇歎異不置的。

南美洲的大道，經過各種各樣的地方。有的有大路有鐵道有水程，與平常所見一樣；有的只通水道而且異常奇特；有的是很艱難的旱路，費盡心力，才經營開闢出來。這幾種情形，我希望你們預先知道個大概。

對於好事冒險的人，我有宗特別報告，使他們對於我們的旅行計畫，多明瞭一點。南美洲大道上，是富有趣味的，或者說是很奇特的，也不爲過。但是我們這次旅行，雖說是祇觀察個大概，若要真是明白南美洲，還得在通常大道以外去遊歷遊歷，否則無論如何努力解說，終究是捕風捉影。你若在南美洲交通便利氣象文明的地方旅行，就會想到南美洲是一片廣大沃土；又連想到開闢這片沃土，需得要費許多人力；因此便明白有許多好機會在那裏，專等大批人口前去開拓了。如果你真正要知道南美洲之大，是不可以道里計的；他的富源，實在是無限量的；那裏天然勢力很強，開闢起來，是很費力氣的；

你就非往那人跡不到還沒有墾殖的荒野地方去遊歷一下不可。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次旅行計畫，須得要包括通常大道以外的荒野旅行，是毫無疑義的了。但是這也不難，有許多近世文明區域與太古原始區域，相隔不遠；有許多無路可通的叢林峻嶺與新式城邑，相距亦很近；要想往荒野中去遊歷，只消從大道中的都會裏走去，幾點鐘的功夫就到。俗語說：『理想者，事實之母』，可是我安排我們旅行末尾那幾天，作何消遣，這句話便有點靠不住了。因為時間的關係，在那時所行路程，不能隨人意旨，必須加以選擇。有兩條路：一條是到委內瑞拉 *Venezuela* 都城加拉卡 *Caracas* 的修整大道；一條是到英領圭亞那內地的奇妙路程；我仔細思量以後，就決計取了後一條。至於那一段行程，我現在僅能告訴你們的，是要向一個大瀑布去；瀑布之高，五倍於尼阿瓜拉 *Niagara*。去時要隨帶帳篷，備辦食物，坐在一隻小帳船上；這隻小船，要從一條水勢湍急，瀑流惶恐的河中划過；我們的生命，此時全靠印第安人操

舟的敏捷了。往返俱以喬治屯 *Georgetown* 爲大本營，費時十一日。若我們要想如別的探險家一般，在南美洲未開闢的地方，作很多的遊歷。那麼就是幾個月以至幾年，偌大南美洲，還有探訪不到的地方呢！

歐洲各國，在南美洲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爲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西英吉利等國。

西班牙葡萄牙，最先發現新大陸的南部，十六世紀，他們在此地的權限很廣，其後三百年間，實際上儼成南美洲的主人翁了。葡萄牙佔據巴西，西班牙則征服巴西以外的地方。同時荷蘭人法蘭西人英吉利人等，一方面爲擴充帝國疆土的觀念所鼓動，一方面又由於勇往愛國之士，黽勉奮發的雄心所驅策；加之班葡二國，貿易律限制太嚴，意圖箝制鄰國，使不得享新大陸的財富，遂致激起國際間的忌恨；有這幾種原因，這三國便屢欲侵佔南美洲的拉丁殖民地。其後荷蘭人法人英人，雖然在南美洲取得貿易場，有堅定的立足

地；可是其中沒有一國人能夠把最初征服新大陸的舊勢力，傾覆得了。至於歐洲方面，你們是知道的；那些與西班牙葡萄牙競爭的勁敵，都有一種雄心，想作歐洲最强的國家；想在歐洲稱霸，遂發生激烈的戰爭，戰爭的結果，便是班葡二國，失了威權。如此一來，祖國既弱，對於南美洲的控制力，也就漸漸衰微下來，久而久之，這些殖民地，也覺得他們的力量增加擴大，於是一有機會，立刻要求獨立，前前後後，都告成功了。

數百年來，班葡兩國，對於南美洲，雖有勇往冒險的探索，操奇計贏的經營，努力進取的計畫，成爲種種成績。但其結果，葡萄牙人在今日所得，不過巴西共和國，尙用葡萄牙語；西班牙所得，不過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智利、祕魯、波利維亞、尼瓜多、可倫比亞、巴拿馬、委內瑞拉諸共和國，尙用西班牙語；此外毫無足道。至於英吉利、法蘭西、荷蘭諸國，雖所得僅爲大陸一隅，較班葡兩國從前所得者小；但是每國皆享有實利，可以自豪。如英領圭亞拉，法領圭亞拉、荷

領圭亞那，到如今仍然是英法荷的殖民地。英國除得了大陸的領土而外，還領有福克蘭羣島 Falk Land Islands。北美合衆國，近來也從巴拿馬共和國，取得運河帶一片地方 Canal Zone，並且鑿成巴拿馬運河，以爲溝通太平洋兩洋的捷徑。

南美各共和國的人民，皆有一種特殊的國民性，造成各自不同的國家。例如智利人的性質形狀和習慣，都與他的鄰國不同；波利維亞人與巴拿馬人，也不容易彼此相混；這都是因爲環境不同，才使南美洲各國國民性生出差異。此外還有別的情形，如像有些地方，曾經輸入許多黑人，有些地方，曾經輸入許多歐洲白種，也於國民性上，有重大影響的。

現在的南美洲人，有許多與印第安民族，有血統上的關係；因此也就受了印第安民族性的遺傳，如好勇鬪狠，卽其一端。要不然的話，自從西班牙人，把有極高文明的印加帝國破了之後；土著的印第安人，在南美洲歷史上，可以

說是沒有甚麼影響了。除印加人及其他少數種族以外，南美洲印第安人，當白人初到的時候，還是原始人類；有幾支未開化的人民，其中有許多分子，不願與白人的文化接觸，仍然藏在叢林深山之中，繼續過他們的簡陋生活，過了許多時代，仍然如是。印第安人，是很沈默的民族，並不像黑種人那樣喜歡說話；而且南美洲的黑人，往往不全的說他們所屬國家的國語，至於印第安人，根本就不願意被外人同化，在必需說話的時候，所說土話，也是他們祖先傳來的。

第二章

葡屬南美洲

Portuguese South America

因爲天氣晴朗，船中設備周至，每天又有遊戲聚餐等會，以爲點綴；自利物浦起程以來，匆匆三禮拜的光陰，不覺得飛快的就過去了。

往船的側方看去，從亞馬孫河流來的一股洪潮，載了混濁的泥滓，逐漸與大海清波，調和混合。我們愈往前進，就看見清水與濁水的分界，愈見分明。繞

船一週的濁流，髣髴告訴我們說，我們漸漸與大河河口接近了。我們立刻就要上岸，開始南美洲的大旅行，關於這次先踏腳的巴西的歷史與地理，我應當擇要告訴諸位一點。

班葡兩國，都爭着說巴西是他們發現的，西班牙人說：他們的大航海家賓絨氏 Vicente Pinzon 於一四九九年十二月，首先於伯爾能不各地方登岸，並佔領附近一帶地方，以西班牙王室的名字名其地。賓絨返國，早在一五〇〇年，雖然賓絨氏有發現巴西的佳音，但自賓絨以後，並無何等繼續的殖民事業。在他一方面，葡萄牙人說，發現巴西，屬於葡萄牙大航海家加布爾 Pedro Alvarez Cabral 的功勞；實則葡人於得着加布爾發現新地的消息後，即繼續不斷的開拓殖民。葡國大探險家華士哥達噶馬 Vasco da Gama，不久又放棹到巴西去，首先看見現今的巴義亞一帶海岸；但是他登陸的地點，卻在巴義亞以南。華士哥達噶馬，居留巴西較久，與附近的印第安人，漸次熟悉；從

印第安人口中，得了不少消息。他臨去的時候，就仿照加布爾的辦法，留下兩個水手，去考查觀察本地土人的性情習慣；那時的土人，裸體紋身，耳眼口鼻等處，戴上極大的骨頭，拿來作裝飾品。一五〇三年的時候，另有一小隊葡人到巴西殖民去；隨後去的，日見增加，土人與葡國殖民，就常常發生衝突，葡人私人向巴西移殖的，遂暫時停止。用國家的力量，向巴西作大規模的殖民，實自一五三〇年始，以蘇莎 *Atfonso de Souza* 爲之導率。蘇莎與其同伴的人，在巴西灣附近上陸，很僥倖的會見了加布爾所留下的水手加瑞亞 *Correia*。加瑞亞居留甚久，頗得本地土人的崇敬，因此土人與蘇莎等就沒有甚麼衝突。巴義亞——葡人最早的殖民地，不久就成爲一個極重要的城市了。

自此以後，在巴西地方，葡人恐懼土人的仇視，還不如恐懼法蘭西與荷蘭的侵略。其時法人正佔有里約熱內盧海灣，勢頗繁盛；葡人於一五六〇年擊破之；但不久法人收拾散亡，重新恢復，又經七年的血戰，葡人乃將法人逐出。

境外。至於荷蘭，則於十七世紀，已在巴西北部，建設強有力的殖民事業，以今日的伯爾能不各，爲當時首都；又經多年的戰事，葡人以鉅金償荷蘭，荷人始允將其在巴西的殖民地，轉讓於葡。

葡人於巴西置將軍 Governor General，總理一切事務；葡王以巴西地方，能供給多量歲入，故對於巴西事務，亦頗關心。因爲各國咸具侵略野心，所惹起連年的紛亂；葡國政府，又厲行自私自利政策，不許別國通商；自然對於巴西方面，不會發生如何的殖民方略；加之那種紛擾的情形，最適宜於地域觀念嫉妒觀念的發生，事事專橫，管理日壞；而葡國到巴西殖民的無賴，利用時機，強索暴取，胡作亂爲，以求致富；所以當時巴西的政治，頗不堪問。黑奴亦漸輸入，而且因爲天然富源，日有啓發，需要人工甚衆，販奴事業，也就愈見發達。森林中間，木料極多，故木料遂爲天然富源大宗；巴西木料，在歐洲很負盛名的。一六九九年，發現大批金鑛，其後數年，又發現極優良的金鑽石。

十九世紀前期，因爲政府的疏忽，殖民的橫暴，把巴西情形，弄得非常之糟。上流社會，奢侈懶惰；下流社會，蕩檢踰閑；遇有爭執，往往以暗殺爲一種最流行的手段。到一八〇七年，環境起了變遷，巴西內部情形，漸漸發生希望。其時拿坡崙的軍隊，馳騁西部歐洲，差不多要入葡國都城里斯奔了，葡國王室，倉皇出走，逃到巴西，王黨於巴義亞 Bahia 地方上陸。王太子銳琴特，爲紀念親到巴西起見，宣言凡巴西所有海口，與各國一律通商。後避難的王室，又遷往里約熱內盧，遂以其地爲葡國首府。自王室到巴西後，一時頗多興革，商業及戶口，俱大見增加；出入卡稅，同行罷免；興學校，建醫院，又招徠外國移民，凡製造家，工程師，及各項精良技師及工人，更見歡迎推重。

一八一五年，巴西遂蔚然成爲一國。

迨拿坡崙敗亡，葡國王室還其舊都里斯奔，欲將巴西地位，由王國降爲一省，巴西人大不平，一八二二年，宣告獨立，自行選舉皇帝。三年之後，葡萄牙力

謀征服，終於無效，祇得承認巴西獨立。

葡屬南美洲，從此一變而爲巴西帝國了。同時在巴西生成的人民，亦自成爲一新民族，與葡人不相統屬。新民族的成分，係混合葡萄牙人印第安人黑人及歐美各國的白種而成。新民族中，因獨立精神的膨脹，於是有革命黨的發生，革命黨於一八八九年推翻帝制，組織共和政府。

巴西共和國，面積約三百二十五萬方哩，大於法國十五倍；北美合衆國，除去阿拉斯加不算，亦比巴西爲小。係聯合各部而成，稱巴西合衆國。

巴西大部地當赤道，終歲炎熱，常如盛夏。境內多森林，亞馬孫河流域，依里兩洲 Espirido Santo & Rio Grande do Sul 及太平洋沿岸，森林尤富。但是亦有曠漠無垠的草原，崢嶸突兀的峻嶺。最重要的爲許多芟除盡淨的地方，準備來專作農業用的。

橡皮及咖啡，爲現今巴西兩大宗出產，糖棉可及煙草，亦爲重要工業。蘋

果橘子香櫞檸檬香蕉甘藷及其他各項熱帶植物，產額俱富；養牛事業，規模宏大，如 Rio Grande do sul, São Paulo, Minas Geraes, Ceara, Piahy, Goyaz, Matto Grosso 諸省，尤爲蕃息。關於這項農業，巴西各地，俱多發達的機會。黃金鋼石及其餘各種寶石，蘊藏宏富，惟現今所開拓的，僅占極小一部分而已。森林內部有多量可寶貴的木材，但是後來斬伐過甚，又未加以看守，已經不如從前那麼興旺了。最近又有大規模的計畫，從事培植，將來成績，亦定很有可觀。

餐後上陸，就要與這隻載我們到巴西的船分離了，在我們尙未回艙去換衣服用大餐之前，讓我再加幾句說明。巴西人和靄而有禮貌，你們一定很喜歡知道的，好像你們喜歡看巴西的美麗山川一樣。但凡一個人，要是不熟悉某民族的情形，他就沒有對於該民族表示任何意見的權利，直接迎面相遇，他絕不會熟悉該民族的情形。好了，現在我們就要上岸到一個國家去了。這

個國家之中，黑民族有色民族與白民族在社會上的位置，完全是相等的。牢記着這句古語『入國問禁，入境問俗』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第二章 巴拉城 Para City

我們選一個舵工，把船從亞馬孫河口島嶼林立的三角洲外向裏駛去，過脫堪丁 (R. Tocantim) 河口，脫堪丁亦名巴拉河 (Para) 伯倫都巴拉城 (Belom do Para) 在口內八十哩。

亞馬孫河長三千餘哩，支流達一千以上；全河可航處，有三萬餘哩。

當我們的船駛入脫堪丁河時候；右邊看得見的，是馬拉約 Marajo 大島海岸；左邊看得見的，就是大陸海岸。島上多橡樹甘蔗及牛羊等牲畜，大陸的這一隅，牧畜事業，也很發達。船身繼續進行，兩岸都是草原，一望莽莽，有時瞧見土人所架的草屋，錯落其間，鬍鬚一幅圖畫一樣，除此之外，就別無所睹了。荒原既過，突現大城，初到此地的人，沒有不驚奇不置的。

伯能都巴拉城，或簡稱巴拉城，極多奇景；與他愈見熟悉，就覺得可驚之點愈多，不知不覺的就發生一種流連不忍去的心理。

海船入港，可以在巴拉河岸的船塢旁邊，挨次停船；港中第一件惹人注意的，就是一排建築完好外表整齊的貨倉，連綿不斷，這些貨倉的興衰成毀，仔細考來，都非常有趣，因為他們完全倚賴亞馬孫河沿河一帶的橡樹而建築而存在而發達的。亞馬孫河流域，每年產橡皮幾百萬噸，這一大宗出產，土人叫着黑金（Black Gold），大多數從巴拉城運往世界各市場去銷售。我們靠近的碼頭上那些貨倉，就是拿來作屯貯橡皮之用，所以我們可以說，巴拉城完全是橡樹建築的。一個污穢破爛，零落不堪，少人過問的荒村，所以能變為清潔衛生美麗發達的文化中心點，完全由這一宗出產得來，我們不能不說巴拉是橡樹建築的了。全城人口，和歐洲僑民在內，總共有十五六萬。

巴拉人和靄可欽，對於過客，尤其彬彬有禮。到巴拉遊歷的人，大概先請一

個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寫一封介紹信，把來人介紹給他在巴拉的相識，說明來人所乘船的名字。船到碼頭，就有許多城中市民的代表，竭誠到岸歡迎。我知道我第二次來遊巴拉，行將受我那些舊朋友熱烈的歡迎；我覺得新到時所受歡迎的情況，至今歷歷不去。所以我想此次到時，一方面從碼頭上人羣中去辨識舊時朋友，固然極爲可樂；一方面又覺得你們初到的人，領略巴拉人熱烈的歡迎風味，更可令人羨慕呢。

休息日結隊去參觀亞馬孫河岸的森林，是向來沒有組織的。我們只好以巴拉城爲大本營，央了許多朋友，設法讓我們同着那些收集樹膠的人，往森林裏面去。

巴拉城和城中日常的生活，儘多有興趣可娛樂的地方。全城建築完好，有幾個大小公園，都極其美麗；公家建築，氣象森嚴，各種俱樂部，也很可觀。更有居留地一處，馬路寬敞，路旁房屋整齊，園亭精美，迤邐相望，連綿不絕。又有動

物園植物園及戈爾第博物院 (Goeldi Museum)，其中陳設亞馬孫河流域的珍禽異獸佳葩怪木及印第安人的各種古董玩器，既可增加見聞，又可賞心樂意，流連其間，令人忘返。至於商業興盛的街道，差不多完全在樹膠工業區內，這是可想而知，不用細說的。巴西及其他各國商人，麇集於此，設有貨倉及貿易所，以便交易。有一條最特別最有趣的街道，緊靠着森林旁邊；一隻腳站在近世繁華的城裏，那一隻腳可以踢在幽闐荒涼的野外，這種有趣的經驗，永遠不會忘記的。巴拉城有電燈電車，起居出入，俱感便利。又有極好的自來水，飲料精美。更有一所大咖啡館，設在露天下面；到了下午時候，男男女女，成羣結隊的來此遊玩；一張一張的小圓桌，擺在石道上邊；呼朋聚侶，談笑宴樂，或飲咖啡，或飲冰忌淋，那一種優閒瀟灑的風味，不在巴黎之下。

第四章 巴拉橡皮 Para Rubber

在白種人未到新大陸以前，印第安人，早知道利用橡皮了。

最好的橡皮，從一種生物學上叫着『海維亞布拉塞林』*Devea brasiliensis* 的樹上取出，這種樹產於亞馬孫河流域一帶。這種樹有許多不同的類，統稱之爲『海維亞種』*The Heveas*。但凡從『海維亞』橡樹取出來的橡皮，不論他產在甚麼地方，商業上都替他加上『巴拉橡皮』的稱號，因爲巴拉是收集橡皮的中心，所以稱『巴拉橡皮』。

現在宏大重要的橡皮工業，都由於自葡萄牙在亞馬孫河流域殖民以後，買賣『巴拉橡皮』，逐漸發展而來。當十八世紀前期，里斯奔始自巴西輸入橡皮貨物，如帽子鞋子皮包之類。其後法人，首先留心橡皮事業；又經過很長時間，其他各國如英吉利等，才曉得利用這種新物質。

直至十九世紀，製造橡皮，尙且限於巴西國內。北亞美利加洲，實爲最大市場，而防水鞋尤爲一般人民所通用，因此合衆國決意輸入生料橡皮，自行製造。美國從事經營以後，歐洲方面也隨着設立許多工廠。

工廠中所出貨物，漸漸與森林中所出貨物，起了競爭；甚至於質料上手工形式上，處處爭妍鬥麗。但是工廠所出貨品，頗不經用，因為暴露在空氣中，受了溫度的影響所致。

自從發明用硫黃混入橡皮中來製造的方法以後，工廠所製貨物，一天好似一天。這種方法，叫着『和硫法』Vulcanization，是一八三九年，美國人古得葉爾 Charles Goodyear 所發明的。

因『硫化法』的發明，橡皮工業，遂大受影響。橡皮貨物的需要，日見擴充；海維亞橡樹的尋求，日見推廣；橡皮原料的輸出，日見興盛。當一八七七年以前，橡皮出產地，尚限於亞馬孫河口周圍一帶。至是則上部支流，多已開闢，收集樹膠的人，逐漸向內部發展，『海維亞』橡樹在內部亦甚繁殖的報告，一天多似一天。後來證明，這些報告，通通是實在的，於是新的企業新的經營，集中到亞馬孫河流域來，橡皮商業，極形發達。

巴西境內，產橡皮的主要地方，爲巴拉省，亞馬孫拉及穆脫格魯梭省與阿克里 *Acre* 同盟地帶；都在亞馬孫河流域。從本地出口的橡皮有二種：上等橡皮 *Fine* 中等橡皮 *Entrefine or Medium* 及粗料橡皮 *Coarse or Negro-head*

不多幾年，『巴拉橡皮』從亞馬孫河流域野生樹上取出來的，世界無與倫比。但是現在錫蘭島、馬來半島及東印度羣島，所種植的『海維亞』橡樹，漸漸與『巴拉橡皮』起了激烈競爭。要知道這種競爭，從何而起；及其逐漸發達的情形，我們須得要考索十九世紀後半葉。

在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有些『海維亞』膠樹種子，從亞馬孫河流域的森林中，私運出來，拿到谷園 *Kew Garden* 放在溫室裏面，小心培養，有七千粒長成了很好的細苗，分配在東部熱帶，移植於空地中間。細苗長大成樹，又產生種子，可供取用。

經過許多年，培植『海維亞』膠樹，通常都認爲植物學者一種新嗜好。若有人預料種植的膠樹，將來要成一種商業的經營，大家必目爲妄誕。後來在馬來半島，栽種別種植物的人，發生了困難，才有人種植膠樹，因爲他們前此栽種咖啡獲利頗厚，後來忽然情形變遷，所收驟減，大有破產之勢。大家在失望之後，祇好試種海維亞膠樹，以求補救。這種變遷，發生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距今還不甚遠呢。

當膠樹正在生長，還未產膠的時候，在馬來半島試行種植的人，經營頗感困難，幾於難以維持他們的事業，非等到五年以後，他們的經營，究竟有無成效，直是毫無把握的。能具有十分信仰，以爲將來的收成，可以補償工作時所費損失而有餘的人，實在是寥寥無幾。

直到後來，摩托車見諸實用，不似從前僅當着時髦幻想了。一般人才知道，在匆忙的時代，摩托車是交通上必需的東西，而膠皮圈的需要，不久就得推

廣起來；森林中所產的樹膠，看看就不夠供給；彼此轉相傳說，把這種觀念，散播很廣。於是一八九八年，復有少數人，對於種膠事業，忽然高興起來；馬來地方，種了一大區『海維亞』膠樹，錫蘭地方，也種了膠樹不少。一八九九年的時候，以前所種『海維亞』膠樹，生出許多樹膠，就在那一年裏，第一次種植所產的巴拉樹膠，到倫敦市場發賣，一磅價值爲三先令十辨士。

至一千九百〇五年，有許多財主，從前不相信種植的樹膠可以供給需要的，到此時也覺得這種事業，實在可以生出大利，漸漸敢於投資了。於是金錢增加，可用以經營樹膠的工業，遂得大大發展。

實際上，普通人民對於培植膠樹可以生利的覺悟，又屬幾年以後的事情。有許多公司，在一九〇五年左右，買得東方土地，種上海維亞橡樹，到一九〇九年，其股東所得利息，就自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一百六十五，以至三倍於成本。於是衆口交傳，把這宗產生大利的工業揚名出去。而且樹膠的價值，還是

繼續增加不已，衆人又談到這樣東西的許多新用處，相信樹膠一物，不久就有供不應求之勢，價值必然奇昂；到了一九一〇年春天，購買樹膠股票以謀大利的人，異常踴躍，因之樹膠漲價的呼聲，到處都宣傳遍了。

關於樹膠工業，所投的資本，從六千萬金鎊至一萬萬金鎊。雖然其中有一大部分，被那善觀風勢操縱股票的人，和那狡詐欺騙的奸商，賺入私囊去了，於工業實際上沒有甚麼好處。但是用在種植橡樹的，也不在少數；現在一百多萬畝的栽種地，就可以表示出來；所種橡樹每年產膠甚多，幾乎超出巴西的產額以上。

在通常的情形，從亞馬孫森林輸出的樹膠，每磅可售四先令或五先令，以至六先令不等。在大漲價的時候，同樣的樹膠，每磅可售十二先令六辨士半。稍次一點的樹膠，其價格也有相當的增長。因爲亞馬孫河兩岸，樹膠的生產額，直到現在，每年都有三四萬噸；於是巴西在此高價期中，大享其利，尤以亞

馬孫河流域的人民，獲利最多。

商業的競爭，不久就把生料樹膠的價格弄低了。就是質料頂好的巴西樹膠，每磅還賣不到三先令，比從前生產樹膠的最低費用，還要少些。最好的巴拉樹膠，雖然比巴西的樹膠，價格稍爲低微一點，可是生產時所需費用，亦較低微，平均計算起來，生產樹膠所需費用，在最近期內，每磅不過一先令左右啊。

因爲樹膠的需要，大大增加；就有多量供給，從東方的樹膠場運來。巴西的出口量，從大體上看，到還沒有受着很利害的影響，但是競爭的結果，單是亞馬孫拉一州的出口，拿一九〇九年及一九一三年出口的樹膠所合價額來比較；從五，二八四，〇〇〇金鎊，減到二，八八二，六〇〇金鎊，其影響於巴西的發達，從此可以想見了。

雖說種植樹膠的競爭，使亞馬孫河流域人民，受了經濟上的恐慌，可是他

們也有堅決聰明而且敏捷的抵抗，用來維持巴西樹膠在商業上的霸權，亞馬孫河森林中所產樹膠，質料精美，不易比及，更不容易勝過，所以在競爭場中，勢力很大。而且使生產費用減少一層，他們也大加努力，製造的時候，務求合於科學方法，處置周到，極力謀出產總額中，優良成分增加。又前此樹膠產地的食品，專靠別處運來，弄得價值非常昂貴，平常日用貨品，好像奢侈物一般的珍貴；此時把樹林中廣大空地，開闢出來，種成食物，便不似從前那麼昂貴了。

在樹膠漲價的時候，亞馬孫河流域人民，過了些很快活的日子，他們耗用錢財，實在比獵取錢財還快。現在那「便易得來便易去」的黃金時代，已經到了末日，這些關人之中，就有許多感受情形變遷後的新困苦了。但是貧窮是福音之母。樹膠工業區域內的生活，就向着一種新景象進行，用那有進步的動作，很周到的計畫來達到目的。不寧惟是，他們還曉得了亞馬孫河流域，

有生產各種不同農產物的可能性；於是種上棉花，開拓可可樹的產地，所收可可子，也用科學方法製造，以便暢銷；菸葉的產額很大，也在設法推廣出口的貿易。各種雜糧如玉蜀黍、大豆及米麥等，種植起來，很著成效。各種熱帶果品，也很繁殖；還有極好的草原，可以從事牧畜。單就食物而論，亞馬孫河流域，是很容易自給的；而且爲實現這種理想，我已說過了，他們作得很有進步。森林中蘊富無窮，各種大計畫的經營，想要從那豐富的木材中生利，已經有了穩固的基礎。不管巴西樹膠與移植樹膠競爭的結果如何，亞馬孫河流域各州，決不至再靠一種富源，以求福利，那是很明瞭的。「樹膠就是黃金，別物都不中用」的呼聲，已被『不要專營一窟』的諺語，替代去了。

第五章 參觀晒淋窰

Seringai

我們想親自去看巴西收集樹膠的人，作工的情形和生活的狀況，所以就從亞馬孫河的一條支流，坐船上駛，到一處站口。參觀此地收集樹膠的情形，

其他森林中各村落的狀況，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了。

我們上了河岸，走入樹林，從一條粗糙的道路前進，經過一帶疎林，便到一所晒淋窖。晒淋窖是什麼？就是收集樹膠的總站，許多收集樹膠的人，通同住一個地方，然後分散到鄰近的森林中去採取膠汁。

我們所參觀的晒淋窖，很可以代表散布在各地的同樣村莊的情形。因為這些村莊，完全由樹膠工業而發生的，其孤立的狀況，建築的樣式，生活的態度，遠絕城環的光景，差不多如出一轍，彼此大略相同。村中高聳的建築，便是經理人的房舍，上面是用瓦蓋好的屋頂，下面就是辦事室收藏所等等。總站的周圍，環繞着許多茅舍，其中陳列的，都是作工工人日常的用品。但是亦有許多工人，要到遠處森林作工，不能回來就宿，他們只好就便在作工的地方，造下一間單獨的草屋，用避風雨罷了。禮拜六那天，是工人很快樂的日子，凡收集樹膠的工人，到了這天，都要把他們一禮拜中所得樹膠，通通運到經理

人的處所，交付清楚，安置妥當，以待下一禮拜之用。因為有這種交易，所以聚集的人很多，趁着這個機會，彼此談敘，或者互相招待；也有宴會，也有歌舞，到算是很快樂的。

晒淋窖中作工的工人，有葡萄牙種，有葡萄牙印第安雜種，亦有葡萄牙與黑人的混合種。看那種單調勞頓的生活，覺得他們的命運很苦，但是這並不足稀奇，他們之中，也有許多優秀分子，不過未受陶冶罷了。你若使與他們住在一塊，並且出去看他們作工，你便要表示十二分的同情。但是你看見那隘陋卑溼的房屋，僅可遮庇身體時候，必定要想到他們完工之後，並無何等安適的享受，可以希望的了。

這裏有一張畫片，你看完以後，便可以想像亞馬孫河岸上收集樹膠的人所住房屋的情形了，一間麻桿的架子，上面蓋些茅草，四圍通風，惟有一點配得上稱屋子的便是地板。地板高出土面，以能保持住者不受潮溼為度。地板

與屋頂中間，就是白日作事夜晚寄宿的地方；吊牀上面則爲寢具；陳舊的箱櫃，是用來代替桌椅的；各種盆罐，紛然雜陳，那就是他們的裝飾品了。臨時食櫥，安放在屋角上，罐頭食品酒瓶油壺以及零碎家伙，錯雜其間。伸出的柱子，平時算是衣架，星期日盥洗的衣服，也就曬在上邊。

在晒淋窖生活狀況之下，普通每一家人佔一間草屋，未婚的人和已婚而未將妻子帶到樹林中的人同住，但是行 *Chummy* 制度的地方，也有一人住一間草屋的。

收集樹膠的人，名晒淋窖人 *Seringueiro*，每天作工時，從一條很窄的路出入，叫着 *Ostado*。這條路係從森林的叢莽中，開闢出來，通到海維亞 *Feyes* 樹膠林的。這種小路，首尾相銜，成環繞狀。因爲海維亞橡樹林，散布的地面極廣，所以交通的道路，也是迴環交錯，極其複雜。

我們所參觀的晒淋窖，經理人頗以青眼相待，指導極爲殷勤。有一早晨，我

們四點鐘起來，把夏天的衣服，結束齊整，足下穿一雙堅韌的長靴，走到廊下；主人已預備咖啡，同我們共飲；將要引導我們出去的工人，也來此地相會。看他頭戴毡帽，身穿頸部開口的汗衣，一雙短褲，用繩子縛在足踝上部，赤着雙腳，攜帶小斧，叫着 *Machadina*，又帶了一大堆錫盃，帶領我們出去。

道路很窄，我們列成單行前進，沿途泥濘過膝，野藤交錯，溜滑之根，時現路中，土人名此爲『逗遛路』(*Hæf*)，走了一大段，才到他所指派作工的地方。先到一株橡樹下面，用小斧接連不斷的砍伐；橡樹周圍，凡是斧子砍得着的地方，都砍成小口，這種手續，名叫『打拚』*Tapping*。看完以後，卽有白漿流出，專門名詞，叫着『樹汁』*Latex*，普通稱爲『樹乳』*Milk*。他便在每個小口之下，掛上一個錫杯，錫杯的緣邊，有一片洋鐵，洋鐵陷在樹皮上，把杯子也就黏緊了。

當我們隨定這個工人，從小路上偃蹇前進的時候，我們的注意力，完全用

來辨別路徑去了。他隔了一會，走到另一株橡樹下面，仍照前面的辦法，一一做去。我們放眼四望，但見隆鬱青蔥，灌莽無際，看得快入迷了。足等他連聲叫道，跟着來呵！跟着來呵！我們才不很願意的轉過來，同他一塊走。

這個工人，「打拚」了一百多株橡樹，帶領我們又繞回他所住的草屋來，把斧子放下，把舊錫罐取出，仍然帶領我們從原來的小徑走去。這次他把前次所掛的錫杯，從原樹上一一取下，把杯中物質，傾入罐裏；此時樹乳已停止流出了。這一早晨，樹乳流出很多，收集樹乳的工人，當他繞回原路時候，走得平平的，慢慢的，恐怕把罐中樹乳，溢出一點來了。

我們跟着他，繞回草屋時，已將到午前十點鐘，我們從四點鐘出發，並未進點飲食，此時已餓極了。等他拿出牛肉黃豆來，我們就老實不客氣，同他飽餐一頓。

吃罷早飯，這個工人，就開始工作，使早上所得的樹乳，變成樹膠，用術語來

說，就叫『液體凝結。』

他拿些椰子殼，燒一大堆灰；椰子多油，所以燃燒的時候，放出光燄同煙子。調和樹乳，使之乾燥，就全憑這種煙的功用。煙愈濃厚愈好，他就把這種燃料，多多加上，又用一個形似漏斗的物件，來作煙筒。

椰殼燃了，煙大了，他才拿一根形似船槳的木棍，浸在濃密的樹乳裏。然後握着棍柄，取將出來，橫在煙筒上面；把糊有濃乳的部分，在煙中來回旋轉，使樹乳完全乾透，成爲樹膠。又把這糊有樹膠的木棍，再浸在樹乳裏，糊上樹乳，再放在煙筒上，使其乾透。如此反復幾次，樹膠便一層一層的糊上，直到凝結成一大團而止。然後才把樹膠破開，把木棍取出，這樣的樹膠，就可以上市了，一到星期六，工人就把一星期所得樹膠，運往經理人那裏去。

頂大的樹膠團，也是用同樣的方法造出來的，不過小的用木棍，大的卻用木槓。放在煙中的時候，小的用手拿，大的卻只好把木槓放在一個粗糙的木

架上，使之旋轉凝結。

畢竟這些工人，得何等樣的報酬，我想這一層，你們一定很願意知道的。他們完全由資本家供給，供給他們的資本家，大概是樹膠商，住在巴拉 Para或在馬拉阿 Malao 城的樹膠工業商場內。這類樹膠商的事務，就是分配工人到產樹膠的地方去，供給他們的需要物，如糧食行裝之類；路中所需的路費，也可預先支給。通常營業的期間，在每年前幾個月；因為作工的人，全從三四月起身進森林去，五月中旬，可以到作工的地方；收集樹膠的期間，也從此時開始。

每個工人出發的時候，免不了要欠資本家一筆款，所以都同資本家立下欠賬。每星期六，把收集的樹膠，交與經理人，再由經理人轉交到資遣他們到晒淋窖去的資本家。這種資本家，又將他所得的樹膠，變賣成錢，再買成食物，給工人送去。所以這種不算一種營業，亦不算一種使命，不過是債務的關係。

除了償清債務以外，甚麼報酬都沒有。

第六章 亞馬孫河

若不是因爲要在巴拉多留幾日，亂了我們的行程，我們儘可以乘自利物浦乘來的那隻船，再行八百五十哩，就到馬拉阿 *Marao* 城了。現在我們已經住了幾週，祇好另乘一隻船，向馬拉阿城去，這隻船也是從英國來的。

不論船舶的大小，只要一起碇，放浪前行，就像從無生物變成有生物了一樣；這種事實，覺得非常有趣。要是一隻海上的大船，在水面上奔突馳驟，而且我們知道，不是要向汪洋大海去的，乃是要行一千多哩的上水；這種可驚可異的經驗，更可以使人牢記不忘了。

我們的船，下駛不遠，便出了巴拉河口，轉向亞馬孫河，逆流前進。河中三角洲一帶，島嶼羅列，灣港汊錯；船行其中，也就迂迴曲折左環右轉的進行。此際河面寬闊，兩岸的森林，看去僅如短小植物，模糊不可細辨。又如灰霧，遠與青

天相接，瀾望蒼茫，有若圖畫。兩邊港內的行船，讓森林鬱集的島岸隔着了，微露帆檣一角，或左或右，隱約天際。我們知道那面定有汊港，我們的船正從中間經過呢。亞馬孫河的宏大壯偉，汪洋浩漢，從此可以相見了。三角洲內，漁船來往跳擲如梭，船上的帆，有作紅色，有作綠色，亦有作橙黃色，極爲鮮明可愛。我們在亞馬孫河內航行時，如能將森林內的情形，稍爲曉得一點，也就可以增加許多快樂，添出許多興趣。

此時兩岸景色，已在斜陽掩映中間，閃爍蕩漾，使我們回想到參觀晒淋窖時候的情形；當我們躺在船頭所設坐椅上，又髣髴有森林中芬馨的空氣，侵襲衣袖似的。船更前進，便見兩岸樹木，葱蘢蒼翠，一望瀰漫，高低不一，五光十色，千形萬態。河這岸巨樹凌空，河那岸喬木高聳，巨枝四出，老幹橫斜，果葉扶疏，叢綠如蓋。至於葉的大小種類形狀筋紋，尤其千差萬別，不可勝數。大者，長可十碼以上，且極肥厚，交錯成簇，最爲美觀；小者各具一體，或纒聚如毛羽，

或勾結作扇形，天然界的畫圖中，真有不可思議的妙用呢！再說到葉子的顏色，那就只怪我這枝禿筆，描寫不出好處來了。在這一幅自然的圖畫上，深紅淺綠相間，灰色的樹枝，紫色的花瓣，玄色的花果，掩映煊爛，蔚成五彩。又有美麗的鳥，捲葉爲巢，集於其上；蝴蝶蜻蜓，鼓張兩翼，來回翔舞，恰如鮮綠深紅橙黃青蒼蔚藍翡翠玫瑰諸色，渲染而成的一般。

幾剎那間，我們可以想起遊歷南美洲，把玩森林景物，如何的美麗，如何的悅目，我們用幾分鐘工夫，可以喚起各種印象，可以把幾時幾日幾月的經驗，活躍出來。其實森林之中，無奇不有，縱然祇考察一部分，也要費一段長時間，這些都是宇宙自然的妙景，決不是造化萬物，有意出奇，要在一個特別的地方，特別的時候，把所有景物，一一陳列表露出來的。

起程那天的午後十點鐘，我們的船，就在馬羅斯 *Manaos* 的大峽中停泊了。第二早晨三點鐘，又向前行，我們即刻走到船頭，去看海船過峽時轉折迴

旋的狀況，因為峽中許多地方，極其仄狹，僅可容船。全峽河面，長約八十餘哩。過峽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從船上擲東西到兩岸去，河身之窄，可想而知。有時船身避得左岸，又要擦着右岸，避得右岸，又要擦着左岸，當其急轉直下時候，去勢很猛，我們牙關都咬緊了，很替全船耽心，待船過了以後，卻又彼此相慶，稱贊舵工的靈巧。峽的兩旁，並不是大河正岸，不過是連綿一帶的島岸而已。岸上茅舍歷落，都是收集樹膠人的居室，這一帶的主要工業，就可以推想而知了。

第三日早晨，經過大支流特迫若 Tapajoz 河會口，正午時候，到鄂必多 Obidos 鄂必多是巴西果出口的著名市場。

你知道巴西果怎樣生成的麼？我告訴你，此種植物，是亞馬孫河森林中一種大樹；河岸及內地，都很發達的。開花的時期，在陽歷九月左右；果子要經十五個月，才能成熟，外面有殼，大如可可，形如圓球，比可可的殼，還要厚實堅硬。

成熟以後，落在地上，拾果的人，用斧頭闢開，剝取其肉。巴西果的外殼，包被頗奇，一經槌開，無論用甚麼方法，都不能回復原狀；我想這一件工程，比解決支那問題，還要繁難多了。

從馬拉阿 *Marao* 到鄂必多一段水程中間，祇有鄂必多一處，得見大陸，其餘所經，都屬島岸。

自鄂必多前進，看見一帶牧地，將近日落時候，又望見一帶小山，那就是巴拉與亞馬孫二州的分界處了。有一大羣鸚鵡，從我們的頭上飛過，聒噪不休，都是成對而飛，很可以惹人注意的。

第四日吃罷早餐以後，船到愛特可協拿 *Itacaora* 城，此地爲一帶平原，

建築頗多完整。可橡樹巴西果等，出口俱多，市場尙稱繁盛。河中有小船無數，船上散立水手，攜帶弓箭；初到時覺其相貌森嚴可畏，其實他們不過是些漁夫，所帶弓箭，是捕魚用的。他們先把香餌投入河中，留神靜看，若有魚浮出

水面吞餌，隨即一箭射去。射法嫻熟，目標極準，差不多矢無虛發；箭在魚身，可當浮子之用，射手見了，立即泗上前去，連魚帶箭，一併取回。

愛特可協拿城，從前是馬地拉與曼諾爾 Madeira-Manore 鐵路的主要衝。

“Jumping off ground”，英美巴西各國的工程師及工人等，在建築這條鐵路時候，一來一往，都要在此地換船；並且有多量的材料，集屯此地，專供馬地拉 Madeira 河上流五百里地方，頗呆斐爾哈河口 Porto Velho 的建築廠之用。馬地拉曼諾爾鐵路，長二百一十哩，連接與路同名的二河，經過一帶很密的熱帶森林，為傳達文明道路。當鐵路未修時，水路行船，流急灘多，往來極感不便；自建築鐵路以後，運輸樹膠，才得一安全妥當的大道了。

約莫午牌時候，我們經過里約馬地拉 Rio-Madeira 河口。此時思潮起伏，時時刻刻都想念着，不知道能否在適當的時間，過里約勒格羅河口 Rio-Negro。看那不同顏色的水流，在此地混合的奇觀麼。

我們真算僥倖，在紅日未落以前，船長就告訴我們說：『別離開船頭呵！再過幾分鐘之後，就能看見我們這一下午所盼望的奇景了。』

你看黃水流着，突然插來一股黑水，豈不是非常怪異嗎？亞馬孫河的泥水，把勒格羅河的清水，刀截般的攔着；界限分明，毫無曲折，造化之妙，真是不可思議。這種景况，你可曾在別的地方見過嗎？

從里約勒格羅河，上駛不遠，就看見馬拉阿城燈火萬家了。我們離開巴拉，足有四天；預定的地點，也可於今日下午準到。這一路航行，不是很快樂嗎？你還記得有人說過麼？走上亞馬孫河，你的身子，一半要被烈日曬焦，一半要被蚊蟲食盡。但是走了這許多路，你在船上可曾看見或者聽見過蚊蟲沒有？你曾被蚊蟲咬過沒有？我還沒有遇見過呢！你不是有空氣流通的房艙，供你酣睡嗎？你不是有精潔衛生的飲食，供你飽餐嗎？大概因為我們運氣好，環景佳，把有毒的蚊蟲，通通驅除淨盡了。這都是布士Boys航業公司的功勞，能把

設備完整的汽船，開向毒蚊滿佈的地帶，使我們航行人，得着許多安適，而且殷勤的船主，又盡心竭力的謀乘客的安全便利，這些都是我們應當極端感謝的。

馬拉阿，是世界上有名城市之一。未曾到過此地的人，聽見到過的人說：市街如何寬展，房屋如何整齊，貨倉如何宏大；又有廣闊的船塢，可以停泊海船；有美麗的建築，華麗的商店，精潔的餐館，宏壯的劇場，可以任人觀覽；而且電燈電車，設備周全，居住的人，連各國白人在內，達十餘萬之多。他必定不相信說：隔海千里，森林叢集，焉得有如此的文明都市呢！以爲這些都是大言欺人的人杜撰出來的。凡事非身歷其境，總不肯輕易相信，這也是人情之常，本無足怪呀。此地營業，樹膠居多，出口既豐，與有關係地方很不少，居民極其好客，凡各國人到此遊歷的，都爭先恐後的殷勤款待，務必要使遊客盡歡而散。

第七章 巴西各城

Brazilian Cities

從馬拉阿乘快船出發，約費兩星期的時間，即可到巴西都城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雖說爲時不多，但是匆忙的行李，仍然要在巴拉地方換船，從布士公司的郵船，移到另一隻快船去。那隻快船，正是我們的船到那一天，開向南邊去的。我們却因爲要去參觀兩處大城，不能簡單直率前進；所以這段路程，費了很長的時間。至於我們一處停留幾天的緣故，一則爲的就便參觀各地景物，一則爲的等候來船。

巴西國家輪船公司名叫洛易巴西利路 Lloyd Brazileiro 的那隻船，專門來往於巴拉和伯爾能不各 Pernambuco 以南各埠之間。我個人到覺得這個公司的輪船，不像許多過客所說的那樣壞；你若以爲我是說謊，我亦可以把他的壞處指出；至少我們可以說，船中毒蚊很多，不能驅遣，使你難於安坐而已。我從前在一隻希臘輪船上，也是這種樣子。但是巴西水手，在他們洗滌艙面時候，所飲清水，也是不容易得到的。

巴拉與馬拉阿二城，都在叢林灌莽中間，尙且如彼此的繁盛；自然使我們希望其他巴西各地，更有許多近世文明的城市發生。巴西北方的重鎮伯爾能不各 Pernambuco，就是頂有發達希望各城之一了。

我們向伯爾能不各進發時，坐的是隻小船。因爲岸邊有一帶珊瑚礁，阻礙大船出入。現正從事着手開鑿新港，工程亦頗有進步，一旦大功告成，海船就可以在寬大的碼頭外停泊了。從大船換到小船，頗爲危險；在我們冒險好事，覺得非常快樂，在怯懦的人看來，便是一種可驚可怕的嘗試了。因爲換船時，常有洪濤巨浪，鼓盪而前，若是兩者隔得太近，便把小船往往撞成粉碎。我們坐在一張椅子上，起重機一舉，懸在半空，左右搖擺；我們快要掉倒海洋中時，便有些人，在舞盪不定的小船中，牢握着椅子腳；然後平平穩穩的把我們放在小船底板上。

伯爾能不各城，是二部分湊成的：一部名瑞西佛 Recife，在半島上；一部

名桑安突尼 San Antonio，在半島與大陸中間；一部名薄費希塔 Boavista，在大陸上。這三部分，用石橋及鐵橋連鎖起來。這種美妙的建築計畫，本不過解決地勢上的困難；竟使伯爾能不吝，因此得到美洲的威尼斯 American Venice 的稱號。此地大宗工業，有白糖、可可、棉花、果品、樹脂、樹膠、獸皮、木材等類。從此地坐火車，三刻鐘可到奧林達 Olinda，奧林達有許多奇特的古代荷蘭教堂。

還有一個地方，我們要去參觀，就是巴西的古城波希亞 Bohía，建築於一五一〇年。自一五一〇至一七六三年，巴西常以此為都城，現在仍然是巴西共和國最大城市之一。人口在二十五萬以上，其中有許多黑人及有色人種。此城分高低兩部，低部在海灣沿岸，為貿易區域；高部在小山凸處，為居留區域。此兩部間的交通，有大路、升降機、山邊鐵路等等。普通行人來往，多由升降機上下。波希亞海灣為極佳良港，在港中可以望見城市及附近一帶的村

落。

巴西所出上等菸葉，卽以波希亞爲產地中樞。

巴西海關條例，使行客種種難堪，聲名狼籍，海關職員的胡鬧，讓人指摘得不少了。我們未到以前，尙不料有此種糾葛，走到巴希亞，纔知道海關職員之糟，幾乎令人夢想不到。

我們從伯爾能不各來時，坐的是隻英國船，星期六的早晨，泊在波希亞海灣裏。海關職員，到船上檢查，就是一個錢包，也不讓你帶上岸去；我們竭力與之爭辯，仍然沒有效果，只許在我們上岸以後，將我們的行李，用留下的駁船運來。我們祇得坐了小船走開，上岸之後，立卽從升降機到高部城中，把旅館找定。旅館主人，見我們不帶行李進去，也不詫異；但勸我們休息一會，再回到碼頭走走。正午時候，我們又到海關去問我們的行李，海關職員回答道，此時還沒有從英國船運行李來的駁船。炎天烈日之下，我們坐在碼頭老等；又輪

流往探海關職員。直至下午三點鐘，海關的門，竟自關了。

我們問道：『要甚麼時候再開呢？』

裏面答道：『星期一早晨。』

我們和許多同到的旅客一齊嚷道：『別難爲我們罷，沒有行李，怎樣過完這禮拜呢！』

裏面又不瞅不睬的答道：『駁船沒有到岸，現在是關門的時候了。』答應過後，把門關上。

我們相對，默默地無言，待要抱怨時，傾盆大雨，下起來了。我們的雨衣雨傘，都在旅館中，旅館又要半點鐘才能走到。我們祇得拖泥帶水的淋着大雨，向高部城中轉去，及到寓時，已經溼透週身了。我們喝了一杯熱茶，才把精神回復一點，把在波希亞海關所遭光景，一一說出。等衣服薰乾，我們才彼此商議，還是穿起雨衣去吃飯嗎？還是在傘裏打盹呢。總之不到禮拜一下午，我們是

連牙刷都取不出來的

第八章 巴西各城(續)

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是巴西共和國的國都，以位置雄壯，馳名世界。許多老於行旅的人，本他們的經驗來判斷，以為里約熱內盧，在世界美麗的城市中，要占第一等位置。

前臨海灣，島嶼林立；背後屏列着層巒，中間插以小山，附郭一帶為高原，林木房舍，點綴其間，引人入勝。此種天然圖畫，有如仙境一般，就在電影中看見，也要稱奇不置呢。

各國的城市建築家，往往將垃圾遺於船塢附近，或者聽其停滯船港中間，污穢齷齪，妨害衛生。巴西則不然。里約這個地方，船塢是到大街的入口。大街名亞費勒打里約布蘭珂 Avenida Rio Branco，是一條極廣闊的街道，建築宏壯；商店局所等，峙立兩旁，植樹成列，把街道分成車路及旁路。旅客於登岸

之後，受此種美麗壯觀的影響，可以牢記不忘。

城中繁市街道，馬路極爲修整。寬敞的花園及遊玩場所等，既是空氣新鮮的地方，又可以點綴美麗，可謂一舉兩得。

亞費勒打里約布蘭珂街，長五哩餘，全景美麗；從此俯瞰海灣，最爲悅目。大路爲摩托車馳道，此地對於摩托車的速度，大致沒有限制，縱或有之，汽車夫也不注意的；通常的摩托車，走得非常的快。海濱一帶，綠草油油，無數精美的摩托車，縱橫馳騁其間，來往如風馳電掣，其速度之快，恐怕賽跑場中的摩托車，較之亦有遜色呢。海水浴甚爲通行，露天的咖啡館，亦隨處皆是，出售各種清涼飲料，遊人絡繹不絕。

有一條最時髦的街道，名弱奧維多路 Rua Ovidor 珠寶市服裝店牛乳

館成衣店及各種酒店飯館，多在此間。每日下午有午市，陳列珍貴寶石，美麗

時裝，任人觀覽。

乘空中鐵路可至糖堆山 Sugar Loaf 車行空中，使人得一種可驚可愕的遊行機會。此外尚有電車及上山鐵路，遊覽近處，交通便利無比。如植物園等又皆美麗而有趣。城中高地，有高閣窪都 Corcovado 梯舊卡 Tijuca 白都羅波麗 Petropolis 及里約的消夏山莊 Petropolis 等，遠可以望海灣，俯可以瞰全城。

我們又坐皇家郵船，南至三多 Santos 三多，是巴西的咖啡最大市場。

巴西所產咖啡，多於世界各地所產咖啡總額三倍而有餘。全國中產咖啡的地方，凡四百五十萬餘畝，其中有二百餘萬畝，屬沙波羅洲 Sao Paulo。

沙波羅城，高出海面二千尺，自三多至此，有鐵路相通。巴拉與馬拉阿，既可以說是樹膠建築起來的，沙波羅城，也可以說是咖啡建築起來的。此城和城中的居民，都有一種特點，凡是我們所遇的人，所見的物，大概表現一種冒險努力的景象。因為此地，地面既高，氣候又溫和，自然可以鼓舞保力斯大 Pao-

listas 人的精神，再從他們在巴西歷史上所建樹的功業看去，更覺得他們在熱帶民族中，還富有勇往直前的性質。

有一次從沙波羅城出去遊歷，參觀咖啡產地 Fazenda。

種咖啡的田，頗爲美觀，面積既廣，而且無論何時植物葱蘢，風景清麗，山邊溪畔，果樹成列，蜿蜒起伏，狀若畫圖。

種植咖啡，極費心力。下種之前，須擇最大最成熟的果實，以爲種子；放在陽光下面，曬到半乾，再置於陰處，俟其全乾。乾了以後，擇種子之最好者，植於植物園內；十月至次年二月多雨的時節，子樹已經長出，然後掘土爲穴，案照土地の種類，分別遠近，將小植物移植其中。田內雜草，須得剪除盡淨，小植物長大後，又要將過多枝葉剪去，使正苗暢旺發展。開花時期，自九月起至十一月止。四月至七月間，果實成熟，便可收穫，所收的咖啡果，存儲倉中，待其乾燥，乾燥以後，帶殼的叫着「果」Berry，去殼的叫着「實」Bean。去殼的方法，先

將果子洗淨，放入去殼機中，剝去外殼，再放入檢擇機中，分別大小。咖啡果祇須經幾項簡單工作，即可置入打磨機器，使其光圓，不必如實之須先屢屢更換溫度不同的地方，以減殺其味的手續那樣繁雜。至於咖啡田中的工人，多數屬印第安種。

沙波羅洲的咖啡，全由三多輸出。當我們回轉城中時候，由商會中一位和霽可親的職員，引領我們，從一所大貨倉裏經過。此時正在收藏成包的咖啡，頂重的大包，另自堆積一旁，等待第二日下船起運，收藏的時候，從每包中取點樣子出來瞧瞧，然後分別優劣，歸入不同的貨倉，運到歐美各國市場出售。

圭亞拉 *Guaruna* 爲巴西優雅的消夏勝地，我們從巴西來，住可兩三日。中途鐵路所經，是一帶叢密的森林，道旁樹木排列，綠葉成蔭，山花怒發，景物鮮妍可愛。可惜時間短促，匆匆涉獵，未得盡興觀賞。

在這洞天福地的圭亞拉城中，最令人流連不舍的，是一所宏大優美的游

泳池；池內作海水浴，既極安適，而且海灣附近，山原映帶，島嶼羅列，更爲此項遊藝生色不少。各種球戲，亦頗相宜。海岸平沙數里，駕摩托車，來迴馳騁其間，令人興高彩烈，樂而忘倦。至於山林迤邐相接，海洋浩瀚連天，可謂諸美畢具，妙境天成了。

圭亞拉有一個上等旅館，建築崇閎，爲巴西冠，但不是巴西人所經營，乃是英國人所籌辦的，管理上也係以歐洲爲董事，握全旅館的大權。

南美洲旅館之壞，不獨巴西一國爲然。全洲中旅館的缺乏，比其他各種交通設備的缺乏，還要利害得多，旅行的人，常感不便。

第九章 阿根廷 (Argentina)

一五〇一年，大探險家費思培錫 Amerigo Vespucci 航行於現今的巴西沿岸一帶，也許曾看見了勃來迪河口；但是他沒有用如何的計畫，去尋出這次發現的價值。十四年以後，莎里士 Juan Diaz de Solis 於第三次航行探

險的時候，上溯勃來迪河，到馬丁格西亞島 Islands of Martin Garcia。登岸未久，莎里士及其同伴，俱爲印第安人所殺。一五二〇年，在西班牙作事的葡國大航海家馬哲倫，尋着勃來迪河口，即現在的莎里士河。停留此地未久，旋又放棹南航，繞經南美洲南端一個海峽，後來即以馬哲倫的名字，作爲海峽的名字，而入於太平洋。一五二六年，加西亞與加波的 Sebastian Cabot 人，率隊二次遠征，至勃來迪河口，又上溯至巴拉乖與巴拉拉交會處。加波的建設殖民地兩處，後來因爲印第安人的仇視侵擾，不得不仍然放棄了。

在這個時候，葡萄牙人非常注重新大陸的南美方面。至一五三〇年，命蘇莎 Martin Alonso de Souza 率一大隊，探索勃來迪河，西班牙人才知道須得努力去保全自己的利益。一五三五年，西班牙委任一勇敢而且富有經驗的門都慝爲隊長，率領艦隊到勃來迪河流域殖民，建築博羅愛爾城；後一年，又建築一小城於現在阿根廷都城所在地方，然後返西班牙，未到西班牙沒

於路上。

阿根廷的歷史，從此以後，與巴拉乖關係日形密切。

在未返西班牙之前，門都歷遣其同伴阿鬱納 Juan de Azolas 率隊北征。這次的任務，是要尋出一條到祕魯的道路。阿鬱納發現巴拉拉與巴拉乖，建亞松孫城 Asuncion 於祕爾可墨約 Pilcomayo 支流與巴拉乖會流處。循河正流上駛，至一地方，阿鬱納認爲舍舟登陸最適宜的地點，遂留副將愛拉納 Trala 看守其船，自己率隊披荆斬棘於荒涼曠野中，以求達於祕魯。

阿鬱納披荆斬棘，日與土民族搏戰，最後至加爾卡山，收得金銀甚富。高唱凱歌，還歸彼曾留愛拉納守船的地點；但是愛拉納與船都不見了。阿鬱納與其同伴，無法回亞松孫，遂爲土人所殺，當時人人都相信，以爲是他們的同伴，舍棄了他們。

但是我們不要錯怪了愛拉納，以爲不忠於其友；實則愛拉納忠實的行爲，

可以永垂不朽的。不過愛拉納中了旁人的詭計。格隆 *Caton* 自從留治博羅愛爾以後，很不願意拚死力與鄰近的印第安人，作無謂的搏戰。他想勢力要比較強大，而生活卻要比較清閒；因此舍去博羅愛爾，領衆至亞松孫。格隆到亞松孫的時候，正是阿鬱納留下愛拉納北去祕魯的時候。愛拉納極力收集日用必需品，以待阿鬱納之還。但格隆人多勢衆，自然很容易壓服愛拉納，代領其船。不久又自稱爲該地主將。費了許多時間，愛拉納才求得一隻船，回到阿鬱納所指派的地方；又等了幾個月，仍不見他的主將回來；最後才聽見說，因爲愛拉納離開指派的地方，阿鬱納遂讓土人殺了。同時格隆的專橫勢力，却被自西班牙新到的一個高級長官，替他剝奪了去；愛拉納一到亞松孫，立刻被他的兵士及將官，推舉爲統治官兼艦隊司令。後來由西班牙政府，正式任命爲里約拉卜拉託 *Rio de la Plata* 省長。

愛拉納決意建立政府於亞松孫，而舍棄博羅愛爾城，因爲博羅愛爾已很

快的衰歇下去了。愛拉納極有決斷，極有幹才；南部各省法律的規定，秩序的維持，頗受其惠不小。愛拉納死後，南部逐鹿的人很多，經了長時間的紛爭，最後派葛雷 Juan de Garay 爲巴拉乖省長，才把紛爭平息下去。葛雷深知勃來迪河口周圍一帶的重要，受事未久，即率隊順河而下，舟行一路，屢遇印第安人的襲擊，屢次戰勝；一五八〇年六月，至門都所建的博羅愛爾。葛雷在這個地方，新築一城；這個新城，以後逐漸發達成爲現在南美第一大城的博羅愛爾。

此後兩百多年，勃來迪河流域的歷史，充滿了印第安人的叛亂，巴西方面葡萄牙勢力的抵抗，以及內部的紛爭。在此時機中，西班牙與殖民地的聯絡，逐漸衰弱了，而且決不會強盛過。因爲母邦對於草原莽莽的南美洲，沒有如何的建設經營，自然不會發生密切的關係。十九世紀初期，博羅愛爾遂成爲一新國的中心，一八一〇年五月二十五日，脫離西班牙的羈絆，完全獨立。但

是西班牙的羈絆雖去，鄰封的侵襲常來；阿根廷要維持自身的存在，不得不努力與加多背 Cordoba 烏拉乖 巴拉圭及祕魯諸國相搏戰。當此風雨飄搖的時候，聖馬丁 San Martin 出，功業炳燦，爲阿根廷開國英雄。一八二〇年，聖馬丁於紛爭擾攘中，建設阿根廷，完全獨立。

到晚近數年，阿根廷的前途，算是極有希望了；其初幾經衰亂，瀕於破產，其後勢運一轉，一變而爲發達繁榮，可以表示阿根廷民族，有一種堅忍不拔的精神。

可以謀國家福利的富源，都開闢了；鐵路及其他交通機關，敷設很多；又輸入許多家畜，以爲參養之用；移民制度，亦有完善的組織；穀類工廠，也漸次設立；差不多把博羅愛爾，變爲第二巴黎了。總而言之，看這飛快的發展，國運的隆張，可以預卜啊。

阿根廷全國，是日見富庶的。自然每年農產收穫，豐歉不齊；豐收的年頭，固

然很好；就是歉年，也不致有凍餒之患；不過比較的稍差一點罷了。阿根廷的穀類，牛羊，凍肉等工業，極爲發達，使阿根廷的前途，有無窮希望。農牧而外，其他工業，亦頗繁盛，很可以經營發展的。

在英國巴西阿根廷三處，皇家郵船公司 Royal Mail Steam Packet Company，有定期輪船，每週往返一次，我們從里約到博羅愛爾，正坐的是該公司南美洲郵船，我們到得最晚，算是最後上船的人了。還沒有到阿根廷，先在船上嘗嘗阿根廷都城奢侈的風味；因爲船上生活，差不多與阿根廷一樣的華麗。

博羅愛爾頗負盛名，在世界上拉丁城市中，列在第二。與其說他有特殊性質，不如說他很能世界化。何以見得呢？歐洲繁盛而且時髦的都城中，所有各種娛樂的設備，便利的地方，都可以在博羅愛爾城中，找得出來。例如宏壯的公共建築，華麗的商店，高大的衙署，寬廣精潔的街道，以及電車，自來水管，戲

園等等，無所不有；還有一宗爲南美洲各城市所無的特點，就是精潔旅館很多，很可以供遊客自由選擇。

馬約路 Avenida de Mayo，街道寬廣，自馬約市場 Plaza de Mayo 起，直到議會大廳，從首至尾，均有很整齊的建築，這便是博羅愛爾城的通行大街了。佛羅利達街 Calle Florida 可當倫敦有名的邦德街 Bond street。亞爾非爾路 Avenida 直抵巴勒穆公園 Palermo Park，可當倫敦赫德公園 Hyde Park。有名的若登乳 Rotten Row 馳道，兩旁景物妍麗；上流社會的時髦人物，驅車來往其間，華美的摩托車馬車等，絡繹不絕。

第十章 乘火車橫貫南美

博羅愛爾 Buenos Avirs 與亞爾菲蘇 Alparaiso 一城，一個在南美洲東岸，一個在南美洲西岸，中間連以鐵路，名博羅愛爾亞爾菲蘇鐵路。每禮拜中，往來兩地，有三次快車，專爲特別乘客，橫貫大陸而設。

我們乘橫過大陸的快車，在早晨八點三十分鐘時，由博羅愛爾的瑞特羅 Retiro 車站起程。上等車中，有膳車行李車及許多單客坐位，白日可作會談的地方，夜間則爲臥室。

我們剛過完阿根廷城外的叢林，便見草原莽莽，這便是龐葩 Pampas 大平原的起點了。龐葩大平原的名稱，卽由此地一帶平原，雜草叢生而得的。火車從此間經過，約費二十四點鐘，迤邐平原，連天青草，純爲阿根廷牧地，起初覺得一望坦平，無甚奇特，多走一會，才曉得此中大有可觀，一天的工夫，儘有消遣的地方呢。平原內牛羊成羣，從此可以想見阿根廷的富饒，更可以推知這個天府樂郊，將來移民結合，另成一強健新種，從事開拓，前途的發展，未可限量啊。野景中農舍歷落，出沒叢林灌草間，時有窪地，積水成池，稍加人工，便成淺井，用風車吸水，以供使用。牧場左右，常有白花梅樹，相伴而生，藉資點綴，風景幽麗。

平原中的景色，白日已足令人醉心，夜間星光滿天，野火明滅，更爲奇異。但是因爲車中設備安適，我們不久便入睡鄉了。火車所經，中間有一帶沙漠，所以將睡之前，必須將窗門關好。

次晨五點四十分，行抵門德沙 *Maldosa* 火車要在此處換車，我們須得早起預備，預備完時，早餐已在車站上陳列好了。

六點一刻鐘，離開門德沙，旅行阿根廷境內的橫斷安的斯山鐵道 *Trans-Andine*。上車的時候，雖然剛吃罷早餐，我們就把聽差叫來，要葡萄吃。門德沙附近一帶所產葡萄，很負盛名的；種類繁多，實係餐後的佳品，數量豐富，又是釀酒大宗。藝果造酒工業，已有長足的進步了。門德沙及聖周安 *San Juan* 境內葡萄園，爲使阿根廷成爲富庶的主要原素。此區地味肥沃，謀生致富，極爲簡易，將來阿根廷的葡萄及葡萄酒，一定要馳名世界的，近來頗引起許多人的注意了。出產葡萄的地方，不但土壤肥沃，氣候適宜，而且運輸亦極其便

利，對於此項工業的發展，很有不少補助。一到收穫時期，博羅愛爾太平洋鐵路公司 Buenos Aires & Pacific Railway Co. 常有特別果車，從門德沙及聖周安二處開來，專為裝載葡萄之用。開往都城去的時候，又與國際行客快車，得同樣優待利益，可以獨用一列專車。每年運交博羅愛爾的葡萄，多至數百噸，皆完美未壞，再從此處分銷各地市場，而且往往有用特別果車特別果船的，質美量多，與其餘供給葡萄的國家，可相頡頏。

車行葡萄園中，紫綠相映，風景清絕，迤邐數哩，忽見奇峯，前面不遠的地方，安第斯山麓，將道路橫互着，我們以為火車定要停止了，不然這狂奔的機器，一定要碰着大山。不久的功夫，我們才知道火車穿入一個仄狹的山口，盤桓曲折，向着世界著名的高原上升前進。鐵路所經，係一條崎嶇古道，為本地土人所關，由此橫越安第斯山，工程仍因其舊，在數年前鐵路尚未修築，凡由陸路來往智利阿根廷的人，大概取道於此，有步行跋涉的，有騎驢躑躅的，勞頓

之狀可以想見。現在打從這個地方經過，不必努力奔波，不需冒犯困難，更不用忍受勞苦；我們坐在平穩的車中，安安逸逸地向上進行，繞過門德沙河的幽谷，跨越無數橋梁，又從陡峻仄狹的山峽中，慢騰騰地上升，穿過無數山洞，才到高頂。舉目一看，羣山環抱，萬壑奔騰，崔巍突兀，形態奇妙；遠處負雪山峯，明燭天外；附近山坡上，被日光返照着，閃閃作黃金色，崢嶸靜雅，各極其勝。我們對此美景，心曠神怡，真可謂極天地的壯觀，盡人生的樂事了。有時看見火山遺跡，令人想見爆裂時慘酷狀況，惴惴心悸不止。

在此荒涼偉大的山中，時時看見守路旗丁，手執黃黑二旗，在鐵路旁邊守着。因為橫過安第斯山鐵路，緊靠着岩腳下，常有滾石墜岩之虞，不得不小心看護。所以每鐵路一小段，即有可靠的哨卒，來回巡視；遇有岩石碎片，可用一人的力量搬開的，順便把他搬開；要是阻礙物太大，須得機工巡員及其他執事人等，用移重機才能除去的，就舉旗以示來車，使其停止進行。

未到正午，車抵旁特費咖 Punta Vecas，在此可以望見安第斯高峯大

龐高突 Mount Tupungato 的遠景，此山高度，已在海面一萬一千四百五

十尺以上。再退後一點，就可以望見一個更高的山。那便是著名的阿康加瓜
Aconcagua 峯了。剛剛吃完午飯，又到龐德爾印加 Puertedel Incas，此地係
舊道的中途小站，我們打從這裏經過時，在車中可以望見印加 Incas 橋，橋
係天然岩洞，作環拱形，跨於古窪 Quevas 河上。

火車繼續進行，經過許多西班牙式棲留小屋，大概是一七二六年前後建
築的。小室一間，前面有門，門小如竇，僅可容驢身出入。每遇狂風大作的時候，
行客及馱物牲口，即可遁入其中，暫時躲避。又有所謂『雪洞』Snow Tunnel，
專為遮護鐵路而設，形如隧道，無論如何天氣，快車俱可通行。洞身宏敞，比較
卑隘的小屋，大相懸絕了。

拉古窪 Nas Cuevas，高出海面一萬四百尺，我們從此入洞，穿過康布勒

Cumbre 山峽，在加拉庫爾 Caracole 出洞，就到安第斯山右面智利國境了。鐵路所過最高的地方，是在加拉庫爾與波蒂蘿 Porthio 的中間。從此遠望羣山負雪，印加湖盪漾其間，火車噴口，散布各處，六小時中火車所經地帶歷歷在目，實在是一種奇觀呵！

鐵路向太平洋岸下降，勢頗陡峻，從火車中望去，來路險惡，極饒趣味。風景亦有顯著的變化，安第斯山斜面，草木繁茂，儼若畫圖。

我們在諾斯安第斯 Los Andes 換車，由智利國有鐵路，向來來站 Tlai-Tlai 前進。抵站後，即往餐館中用午餐。從來來站向南行，下午十點三十分，達聖地亞哥 Santiago。此地為智利的政治都會，有許多行客，繼續向西而行，十分鐘以後，就到智利的商業中心瓦爾巴勒索 Valparaiso M. 自博羅愛爾至此，才隔一天。

第十一章 印加帝國 Inca Empire

南美洲印第安人種的起原，曾經許多人詳細研究，激烈辯論；最普通的說法，以爲他們是從蒙古利亞種傳來的。

就實際上說，當白種人發現南美洲的時候，考知生存在此地的銅黃色人種，有兩大絕不相同的支派，一派是散處各地的蠻族；一派建設有文明的國家，在墨西哥境內爲亞歷蒂斯 *Aztecs*，在祕魯一帶爲印加帝國 *Inca*

Empire。

當我們循着南美洲西岸，從瓦爾巴勒索到安多法加斯大 *Antofazasta* 時，遠望見一帶沙岸，綿延不絕，後面靠着許多荒山，岸山的景色，極爲深刻動人。我們對於安第斯山脈，已驚其偉大奇麗了，對於現在所繞的地方，更覺得耳目所接，俱有一種雄武氣象。印第安人，曾在山後建設一個強大而有進步的國家。

相傳印加人以前，就有一種很進化的民族，生存此地；梯梯卡卡 *Titicaca*

湖邊那些奇異的建築物，就是他們的遺跡了。但是他們是何種人，在甚麼時候來的？却沒有人知道。

秘魯的印第安人，有一種神話，說印第安人是太陽的子孫。太陽遣派他兩個兒子，把各地土人團結起來，教以文明生活所需的藝術。長子名蠻哥加巴 Manco Capac，次子名瑪瑪阿羅胡哥 Mama Oello Huaco。

有人以為秘魯的印第安人的神話歷史時間，在被西班牙征服以前四百年左右，即十二世紀。但現在可考的印加帝國歷史，不過在被西班牙征服以前百餘年而已。

印加人用溝渠及導水管，灌溉海岸土地，遂使沙磧變為肥沃。又把安第斯山陡坂，闢為梯狀小平原，山邊悉成可種之地。並且因為山的高度不同，氣候生出差異，與緯度不同，所生差異一般；本地勤苦的人民，就可以種植各類不同的穀物。高處積雪的地方，他們用作牧場，飼養秘魯羊，此種動物，能耐寒又

能蕃息。都城名古斯各 Quito，爲國中聖地，有宏大的皇宮，美好的邸宅，及馳名世界的太陽廟。每值慶祝時期，國內頂禮太陽的人，麇集於此。都城的防禦工程，則有極堅固的礮壘，用大石築成，國內各地，亦多同樣的要隘。自都城至國內遠近地方，皆有良好路線，隨山順谷築成，直達邊境，交通頗爲便利。國王位置尊嚴，能得人民信仰，但是歷代帝王，皆不濫用威權，並且注意民生，盡力國事，矜恤孤惻，在遠不遺，因此全國富庶。祕魯山中，既爲金銀寶藏，印第安人又極精巧，故能開鑛採掘，作成各種器具；個人服飾，家庭陳設，日常用具，多以金銀爲之。祕魯羊毛，也是重要的出產，爲國家一大富源。印第安人，用來織成華美細緻用品，供皇宮及貴邸的點綴，或者織成堅韌溫暖的衣物，供自身的服用。但是印加文明，亦有一種缺點，就是對於人類的犧牲，殊不介意，良可惋惜呢。

印加帝國，於一五三二年，被皮沙羅 Pizarro 所滅。西班牙人征服祕魯，爲

歷史上一件非常事業。以少數白人，逾越險阻，遠適異國，深入重地，竟告全功，實在出人意表。查印加帝國，守禦完固，居民數萬，又皆勇敢尚武，習於戰鬥，往昔曾征服鄰封，擴張領土，其所以失敗於少數白人之手的原因，完全由於內部自相携貳。當西班牙兵，迫臨祕魯的時候，適逢印加國王新故，其長子亞達胡爾巴 Atahualpa 與次子胡亞斯加 Huasca，互爭帝位，裂國爲二，仇視甚烈，此實爲其國有史以來，分裂的第一次。胡亞斯加已敗，亞達胡爾巴欲盡全功，乃求援於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允其所請，並邀彼入營。亞達胡爾巴至，遂爲皮沙羅所囚，從行的貴族和兵士，悉被殺戮。賣國求逞，宜其敗亡，但是西班牙的成功，却是十二萬分僥倖了。

從此以後，西班牙領有祕魯，以利馬 Lima 爲都城，設政府，置總督，爲西班牙殖民地的最高長官。

後來新大陸的自由黨，攻擊王黨得勝，佔據要區。一八二一年六月二十六

日，祕魯總督，見南方軍隊，節節進攻，知大勢已去，不能堅守，委棄利馬而遁，愛國軍得此首都，入城後，遂宣布祕魯獨立。

第十一章

周遊印加帝國

Round and About the Inca Country

我們的第二段行程，從安多法加斯大出發，乘火車越過安第斯山；沿途所經道路，與前幾章所說的，迥然不同了。何以見得呢？從前我們由阿根廷到智利，所過的橫貫安第斯山鐵路，在山中上下，就如在一個三角形的兩邊升降一般。但是在智利與波利維亞的中間，則先直立上升，到一個高原，然後橫貫過去，兩條路很不一樣的。

我們坐頭等快車，在夜間將智利邊境走過，中間要經過一處產硝石的地方。睡在車中安適的榻上，不覺就上半山了。次晨五點鐘，車在加拉馬 Calama 第一次停止。我們向前看去，萬山重疊，羅列眼前，山峯積雪，頗為壯麗。

加拉馬在昔為印加產銅中心，即在今日，鑛源尚富。設有近世冶銅廠，利用

附近羅耶河 River Loa 的水力，從事開採。

再上去幾里，過一車站，有支路一條，可通秋奎加馬塔 Chuqui-camata 銅礦。再從幹路前進，到康崎 Conchi，過羅耶鐵橋，橋高懸羅耶河上，據海幾達一萬呎，可稱世界一大工程。自康崎有支路達康崎維約間諸銅礦，專為運銅之用。我們更前行，抵三泊都羅 San Pedro，自起程至此，已過二百多哩了。此地有蓄水池，匯集安第斯山的清潔雪水，供給安多法加斯大全城之用。剛過三泊都羅車站，鐵路繞着雪山山腳而行，山中有三泊都羅及三布羅等活火山，時有輕煙冒出。隨後又過一火山噴火口，直徑寬達一哩的三分之一。鐵路正線，至亞斯哥坦 Ascotan，達最高點，高出海面一萬三千尺，從安多法加司大至此，共二百二十三哩。

自亞斯哥坦至西波拿 Cebollar，鐵路下降數百呎。火車沿着一湖前進，湖中產硼砂，供給全世界所需硼砂的大部分。

在阿拉圭附近，始看見智利山羊。有羊一羣，看去極爲馴良可愛，背上馱有包裹兩個，分搭兩旁。此種羊可任運輸，凡銀錫果品蔬菜布疋以及波利維亞附近出產製造等物，來往運輸，俱用山羊，每頭可馱重一百磅。

我們又在阿拉圭，起初看見印加的印第安人種，他們從祖先遺傳下來一種良好性質，就是忍苦耐勞，把貧瘠的荒原，變爲肥沃的耕地。現在所用器械，仍然是原始時代的粗笨傢伙。可是他們居然能收穫各種穀類果品蔬菜，用作食品。又有很大的羊羣，從羊身上剪下羊毛來，織成毛絨衣服。因此便豐衣足食了。

過阿拉圭車站，便是智利與波利維亞二國的交界處。火車上行三百餘哩，到一個高原，據海一萬二三千尺。上面有里約木來圖車站，有支路一條，與產銀有名的波羅墟 Potosi 古城相接。

我們在飛鴉卡 Viacha 附近，起初看見伊利瑪尼高峯 Illimani，景色壯麗，

有南美富士山之目。梯梯卡卡湖，亦有支路與幹線連於飛鴉卡。從此前進不遠，到阿爾多 Ayto 車站。在站換用電機車頭，往拉柏日 Lapaz 去。

車行不遠，突見大城，好似身入異境一樣。此城爲世界最高大城，位置極爲奇特。火車自陡峻的山坡上進，費十七點鐘，才到一個大高原。在高原上面，又行二十八點鐘，才到一個小盆地，形如淺碗，又如巨靈所用的煙棹，上面放一個盛灰的圓盤。盆地低處，在海面上一萬二千尺，大城即建於盆地的中間。城外悉爲田地，農舍歷落，漸漸向上擴展，直抵盆地與大平原相接的地方。在此奇妙的盆地後面，更有一帶大山圍繞，作半圓形，伊利瑪尼高峯，即從山中聳出，常爲白雪所封，因爲此山的高度，已達海面上二萬一千一百八十二尺了。

第十三章 周遊印加帝國(續) Round and About Inca-Country (continued)

拉巴士 La Paz 城中，受過教育同有遠志的市民，普通都有進步的思想。因爲這種緣故，這個波利維亞的首都，才有許多近代文明的特點，可以自豪。

如公共建築電燈電車等等皆是在各種公共建築物中有博物院，收存印加古代遺物，更足以引起遊客的贊美留連。最僥倖的，就是巴拉士雖在進步的文明中，許多奇古的遺傳，並未因此消滅，可以作一種天然博物院。所以全城不但風景奇特，而且人民生活，猶有古代遺風；他們的建築，又帶着些過去文明的色彩，在在都含有奇妙荒唐的樣子。街道很陡，上下頗覺吃力，空氣又極稀薄，行走因之緩慢。到這裏來遊歷，到覺得日常生活中，別有一番妙處，可以使人遲留不忍便去。

每逢開市的日期，拉巴士城中，五顏六色，層出不窮，不減東方市場光怪陸離的風味。印第安人種，蹲伏大路兩旁，看守他們的貨物，也與東方人種賣物的情形一樣。一般人所穿長衣，名叫「半截」Puncho，以長套衣料，作成中部，左右各開一孔，手自其中伸出。這種衣服，此邦隨處可見。土人往往將所有「半截」一齊穿上，最新的套在外面，稍舊點的穿在第二層，更舊的穿在第三

層，逐年遞推，層層可數。有紅的，有黃的，有綠的，有青的，有紫的，有赤的，諸色具備，好像鮮明的虹霞一般。街上逐次擺列着各項日常用品，如果品布疋小孩所用羊形玩具及毛製的花帽等等；又有毛手套，上面織着花紋；毛面遮，用來遮蔽山谷寒氣，保護顏面的。更有些奢華的貨物，如羊皮衣裝，精製的羊皮用品，故坎肩背心荷包墜子之類，不一而足。

從拉巴士出遊帝亞瓦納谷 Tiahuanaco，看印加從前的遺蹟，一日遊畢。

往遊古日角 Chincho 至少要費一禮拜。若是考古學者或篤嗜古物的人，欲在這個古城探索，更願多費時日。

拉巴士還缺少一個新式旅館，若能添設以應遊客的要求，便可算一個遊玩的好地方了。此地上等人家，房屋完好，設備整齊，處置妥當，主人又極謙恭好客，使我們愈覺得居家之樂，不易得到。要是遊客資斧充裕，還可以得較好的供給，但是比較起來，其粗率苟且的地方，很顯而易見的。

我們由拉巴士，經一條橫貫安第斯山鐵路，前往梯梯卡卡湖。湖邊有地名「瓜葵」Kuagui，在湖的南岸；火車蜿蜒起伏，翻過山來，止於此地。梯梯卡卡爲一大淡水湖，面積約四千方哩，高出海面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尺。我們搭了一隻安適的汽船，渡到湖的北岸，湖中蘆葦叢生，印第安人把蘆桿製成小船，供戰爭或者貿易時候使用，現代印第安人所用小船，與他們祖先所用的仍然一樣，沒有更改。他們所居的地方，在湖的四圍岸上。

從布羅 Puno 乘火車到馬倫都 Mallendo。又從馬倫都往利馬商港 拉阿 Callao。所乘汽船，寬敞華美，爲太平洋航船公司良好汽船之一，駛行於英倫與南美西岸間，每兩禮拜往返一次。

在船上時，有人談及秘魯都城中，正在鬧革命，秩序頗爲紊亂。便有許多客人，議決不登加拉阿海岸。我們却因爲這種事情經歷得很多，不願意變更原來的旅行計畫。當我們從前在巴西海岸航行時，不是見着許多聯軍，前往革

命的地方嗎？我們不是聽說在我們輪船前面那些軍隊，到登岸時，大約要受大礮轟擊嗎？後來不但沒有礮子打上船來，而且有一夥軍樂隊，前來歡迎那些新到軍人，你還記得麼？

我們在加拉阿上岸，前去詢問一切，探得早晨的報告，才曉得利馬的革命黨，要在本日慶祝成功呢。此時市場如常，天氣清朗，景色佳麗，行人擁擠，現出一種平靜的樣子。我們坐上電車，半點鐘的功夫，便到西班牙領南美洲的都城了。

利馬有許多可以引人注意的東西，最著名的便是大禮拜堂，皮沙羅的遺骸，即藏於其內。又有宗教審判廳及許多古代的西班牙房屋道院教堂等，均皆美麗可觀。至於現代景物，有美好的公共建築及時髦的巴索可倫 *Paseo Colon* 遊藝場。前次變亂猝起的時候，其中有幾處頗受損傷，痕跡還是新的。

第十四章 巴拿馬運河 Panama Canal

巴爾波耶 Ballboa 是從太平洋到巴拿馬的進口。我們由加拉阿 Callao 坐船到此，坐的是太平洋航船公司的海濱輪船，此船以海濱爲名，是就她使用的範圍來說，實在是太平洋上的頭等汽船。在我們的航行期中，船上乘客會聚，很爲快樂，好像一個大家族一樣。船長懇切周到，尊重客人，頗爲衆人稱許，雖然一禮拜的航行已經完了，我們還覺得戀戀不舍呢。

我們到巴拿馬運河的時候，是一九一四年春天。此時運河業已竣工，祇是其中常有山崩地塌之患。剛在我們到此以前，曾經崩塌一次，有許多工人，正在用起重機火車等，將陷入河中的泥土岩石挖掏出來，移置別處。雖然如此，仍有許多船舶，已經在運河中穿行，所以除了暫時的意外，阻礙交通外，此太平洋大西洋兩岸間的捷徑，可以說是完全成功了。

此時巴拿馬運河，雖未正式開航，可喜我們的機會還好，得以乘着小輪，在這可驚可異的河中經過。美國的辦事人員，又極有禮貌，使我們以頭等遊客

的資格穿過巴拿馬運河。而且在未坐小輪以前，我們已經在火車中把美國這個大工程的奇妙景物，都一一觀過看了。火車沿河而行，經過開鑿的巴拿馬地峽，從巴爾波耶附近的巴拿馬城，到大西洋進口處的可倫 COLON。

船舶要從大西洋，穿過巴拿馬運河到太平洋時，先在有浮標爲界的深水河道中行四哩。此段水程，在里蒙灣 Limón Bay 內。過里蒙灣，入巴拿馬海峽，口中爲一帶低地，小山綿亙，環峙河岸兩旁。再前行過一帶叢林曠野，船舶從此起，即需奮勇而進，到一段河渠，長凡三哩，河面因大西洋水的灌注，常與海面相。渠盡處，有大水口一，與水壩密接，口門常閉，船舶到此，突然停住，等待開了水門，然後曳入水壩，既入其中，後面的門，旋即關住，一連如此，經過三個水壩，便升到一個人造湖，在海面上八十五呎了。湖中淡水，是從鄰近一條河溝引來的，船入其中，行二十四哩左右，然後又入一渠。此渠亦爲人造水峽，從山壁中穿過，長九哩。過渠後，又入一水壩，下降三十呎又三十分之一，再

入第二水壩，也是人造湖，比前者稍小，其水從另一河溝引來，湖在海面上五十呎又三分之二，長一哩半。出湖，接連下降，過兩個水壩，入一渠中，渠水水面與太平洋洋面相等。從渠中前行，約四哩，兩岸都是叢林灌叢，其盡處即為巴爾波亞，水渠到此，沒入巴拿馬灣的深水道中，仍以浮標為界，再過四哩半，與太平洋的深洋相接。

運河位置，在地峽正中，地峽寬十哩，名運河帶 *Canal Zone*，屬於北美合衆國。

我第一次到巴拿馬，是在一九一二年春天，那時河牀正中，正在大動工作，好像蜂房密布似的。現在的水道，當時還是些沼澤低地，所有的林木湖泊，不過給現在的工程，作個影子罷了。已有的溝渠，也在那時極力開闢挖濬，使其更加深廣。一羣一羣的工人，稀奇怪異的機械，整日不息地工作，棚寨歷落，多如市鎮，機關車也在溝內來往甚忙，或載工人，或運泥土，作工的人，形形色色，

各國均有。

巴拿馬運河，首先爲法國人所經營，在一八八〇年開工，因爲地峽上有種種不適衛生的情形，遂使所經營的事業，完全失敗。一九〇四年，由法人賣給美國，美國取得這個大工程以後，先設法驅除黃疫蚊及他種致命毒蟲，又建築許多適宜房舍，設備完善，飲食精美，於是運河帶的數千工人，才能安心作事。美國人把這個大工程做好，成爲世界一大事業，也就馳名世界。有兩個人極應該感謝的，一個是運河地帶衛生局局長高加大佐，Colonel George I 個是巴拿馬運河總工程師各達爾大佐 Co. Goethals 他們兩人的功業，可以永垂不朽的。

第十五章

波哥大途中

We Journey to Bogota

我們從可倫，坐皇家郵船，到蒲爾多可倫比亞

Puerto Columbia 此城爲

大西洋岸繁盛商埠，屬可倫比亞共和國。從此往此國首都行程中，要過巴藍

格那 Barranquilla，凡航行馬格達南納 Magdalena 的船，皆需在此準備一切。我們由火車到此，需四十分鐘。

我們在巴藍格那，作種種預備，以便前往波哥大，幸賴寓所女主人，替我們照料一切，深感其惠。我們先往可倫比亞輪船公司，定了艙位；又到市中鋪店，購置糖食，再把水路上所需器物，收拾整齊。船艙中設有吊牀，但無臥具，客人必需備一行囊，將被褥枕頭蚊帳，一一捆入；還要一條粗席，以作墊具。

星期五下午五點鐘，我們乘船自巴藍格那港出發，船名與港相同。港不甚長，停船頗多，駛出時，尋路向前，很費轉折。出港後，即在馬格達南納河中，隨波前進了。

一見巴藍格那港，即令我們想起在太晤河中，乘房舟作野宴時的樂趣。此處的船，其樣式與外觀，都與房舟相類；惟構造設備，諸多不同。因為馬格達南納河，河身既淺，又多沙灘，航行很不方便；船的構造，即以能適合此河為要；例

如船身吃水較淺，船尾有輪，就是這個緣故。

禮拜六早晨，船到加拿瑪 Calamar，此地為進出口貨轉輸各地的中心，置頗為重要。正午時候，遠遠瞧見安第斯山腳，全景如畫，漸漸分明。傍晚時候，經過滕勒里費 Tenerife，地為西班牙軍事要隘，一八一一年，力謀解放波利維亞的波利哇 Bolivar，為獨立而戰爭，即從此地開始。

禮拜日上午三點鐘，船到馬桿拐 Maganque，此地為咖啡一大銷場。又過聖克羅 Santa Cruz，為牛羊出口處。是日下午，到高戛 河口，船在賓利路斯 港 Pimillos 停泊。高戛 Carca 河流域，地帶頗廣，以產金及咖啡著名。傍晚，夕陽斜照，燦爛悅目，熱帶夜景，亦即呈露，奇異美麗的蟲及大小毒蚊，成千累萬，一齊擁上船來，很為討厭。

我們禮拜日所過地方，有幾宗特出的景緻，就是河的兩岸，櫻樹叢生，綠竹成林，安第斯山 矗入天表，岌然峙立於其後，氣象極為雄偉。中波的卡 Botega

Central 爲產咖啡地方出路的正道，我們從那裏經過，看見許多大鱷魚，蟠伏沙岸上邊；船上雖然禁止放槍，仍有許多人明知故犯的鳴槍射擊，以打殺毒魚爲快。

因爲駛行愈見困難，船到夜晚，便即停止；次日天曉，再行起碇。河身既小，沙堵又多，不得不小心擇路，從深處進行，有時船緊擦着沙堵過去，還有幾次，困在沙中，必須設法用機械將他趕快旋轉，才能擺脫前進。

我們在禮拜三便要與一帶安第斯山脈相接近了，沿岸的景物，也急急的變成更荒野而美妙的樣子。

禮拜三一天，我們以打河豬爲樂，整日從事，一天的光陰，便輕輕地過去了。傍晚時候，行抵拉多拉打 La Dorada，下馬格達南納河 Lower Magdalena 的水路，卽以此處爲終點。

禮拜五早晨，我們乘火車出發，向伯爾穿 Beltrán 前進。鐵路先過一帶叢

林，野草蓬生，山花怒發。又過一處大平原，地土肥沃，如英國田地，係一片大牧場，可供牛羊數千頭之用。上午十一點鐘時候，到伯爾穿，在上馬格達南納河 Upper Magdalena 上。我們又從此上船，往直拉爾朵 Girardot。

上馬格達南納河，航路奇險，從安第斯山谷穿過。沿河所見，風景清麗，有爲南美洲最佳的地方。

禮拜六到直拉爾朵。禮拜日又從此地出發，乘火車穿過安第斯山，我們穿過此山，前後四次了。我們旅行南美的鐵路行程，也以此爲最末的一次。

剛離直拉爾朵，便是安第斯山腳，火車往山爬，高達九千尺。從此到波哥大的鐵路，在橫斷安第斯山諸路中，有一宗著名的特點，就是旁的鐵路，往往要跨越許多橋樑，橫穿無數山洞，此路獨否。沿路地味豐沃，凡甘蔗香蕉，是開墾後的熱帶著名產物，此路所經的地方，均極其茂盛。其餘各地，或在高處，氣候溫和，野草蔥龍，山花鬱茂，在在使我們生出愉快的感想。全路中祇有一個山

洞，我們過了一帶指甲花叢，隨即穿入其中。

既出山洞，便見一帶高原，我們的鐵路行程，也以此爲最末一段了。我們換得頭等車，橫貫高原，其行甚速，過許多舊式的家宅，精小的田莊，美秀的亭臺，肥沃的牧場，種穀的田地，勻整的花園，修治的菜圃。後面有一帶邱陵，景緻亦爲佳麗。此地在安第斯山上，已離海面九千尺了。我們九日的行程，雖然所經地帶，概屬荒原，但是儘有英國蘇舍斯 *Sussax* 快車那樣安適。禮拜日下午，到波哥大城，在南美洲各都會中，位置最爲荒僻。

雖說數年以前，從直拉爾朶到此，行客貨物，尙且全靠驢力轉輸；但是現時波哥大的文化程度，比其他南美洲拉丁殖民地的有名城市，還要高些了。

第十六章 開脫爾大瀑布 *The Kaieteurfall*

英屬圭亞拉 *Guyana* 的波坦羅河 *Potano River* 中，有大瀑布名開脫爾，奇景天成。要使一旦著名的話，或者要在世界大瀑布中，占頭一個位置。面

積很大，因爲大的緣故，使其外觀愈見宏壯；橫面從二百五十呎至二百五十呎，上下直垂七百四十一呎，比尼阿瓜拉大瀑布，長過五倍。

北美洲的尼阿瓜拉 Niagara 和南美洲的維多利亞，是現時極著名的兩大瀑布，至於開脫爾大瀑布，看見的人很少，除去印第安人不算，總共不到五十人呢。遊客中有機會得見開脫爾同尼阿瓜拉的人，多稱許開脫爾，我就是其中的一個。而且同我們到開脫爾的同伴，有一個曾經見個維多利亞瀑布，所以只有他算配批評三比西河大瀑布和波坦羅河大瀑布的短長，據他說來，開脫爾是最美麗不過的。

喬治屯 George Town 爲英領圭亞拉的首都，從西印度羣島 West Indian Islands 到此極便。因爲旅客常喜歡往島上去，所以來往的輪船很多，我們先從可倫到西班牙商埠特立尼達島 Trinidad，再由特立尼達島坐皇家郵船往喬治屯。

喬治屯城中的花園，臨德米那拉 Demerara River 河口，在南美各都城中，要算最美麗最名勝了。平土一方，衆妙環集，個中佳處，難以言傳啊。

我屢次出遊，總不能如期而返，因為在英領圭亞拉流連徘徊，往往遲留數月。但我在首章先已聲明，這一次一定要在預定時期歸家，所以一到喬治屯，立即寫信預先探聽一切，準備前往開脫爾，因此我們對於都城附近的甘蔗林，也就無暇觀光了。

我們遊歷內地的種種設備，都是斯布羅斯通 Sproston, Ltd. 有限公司建築的。這個公司在英領圭亞拉所有各種經營，使到圭亞拉殖民地往來的人，平添許多便利；即如往開脫爾一帶路程，也是這個公司開關的。

準備完好以後，我們便起身從德米那拉河下去，到威士馬 Wismar。又從此地坐火車度過森林，抵拉克斯墩 Rockstone 地跨衣色貴駁 Essequibo 河兩岸，我們住在安適的旅館中，過了一夜。

次日早晨，洗完霖水浴，又在旅館洋臺中，用了精美的早餐，便往林邊觀察；聽見一片猿啼的聲音，我們以爲此地一定是文明範圍的盡處了。不料隱僻地方，忽然有整齊寬大的房舟出現，船停在那裏等候我們，我們就從那裏上船。有許多黑人及印第安人，是特選來伺候客人的，數目很多，僱用時儘有選擇的餘地。我們就僱了一個小僮，坐在一隻輕便小舟上，小舟又繫在一隻公用小輪後邊，堂堂皇皇地曳到土馬士馬里 Tumatunari 去，其地在波多羅河的支流衣色貴駁河上。有斯布羅斯分旅館，前臨土馬士馬里瀑布，設備完善，與洛克斯墩總旅館相同，令我們喜悅不盡。

第三早晨，乘小輪抵波多羅南汀 Pataro Landing，有一個來替我們作引導的人，是白種與印第安人混合而生的薄菲安得爾種 Boviarnder，乃一個慣穿走急流同瀑布的船夫，名叫費安 Vari。領着許多印第安人，都是操舟極有經驗的水夫，由洛克斯墩與我們同來的僮僕，也很會駕舟術的。

我們的行李，如帳布臥具食物衣服等等，皆用驢車，由距河不遠的運輸毛絨道路送來。於是我們所僱的僱傭，每人取出一份，用樹皮或者籐條捆好，套在額上，用頭來頂着，啓程前進。這一晚上，要到堪憂路馬 *Kangaruma* 去住宿。幾分鐘後，我們走進森林，隨着引導的人，穿插小路行去，費安稱讚我們會走，兩點鐘以後，便到堪憂路馬了。但是負戴行李的僱傭，比我們走得還快，起程時彼此相距不遠，到時他們却比我們早得多。到了以後，把行李打開，臥具設好，砍些柴薪，燒幾大堆火，一面燉茶吃，一面準備我們的午餐。

次日早晨，我們乘一隻帳船前進。在一帶波平如鏡的水道中，水夫唱起歌來，都是些男女相愛或者是羣衆喜樂的話，節拍與打槳聲急徐相應，極爲動聽。費安又鼓勵唱歌，一則使船行比較容易，一則可以娛樂我們。在水勢洶湧的地方，費安與僱傭爲慎重彼此生命起見，尤其格外小心，格外努力。船從急流飛瀑中經過，使我們驚異讚嘆不已。但是在他們眼中看來，不特不是一種

可驚可喜的經驗，而且是一宗可喜可樂的事情。第四晚上，到了湍急難過的亞馬達克瀑布，我們就在岸邊的屋中棲息。

次晨，從水間乾地，將我們的帳布臥具，運往瀑布那邊，另有一隻帳船，在那裏等候着。第五日，水程經過一帶美麗的山地，正午時候，又遇着一處湍急瀑布，當水夫搬運行李到另一隻帳船時，我們便抽空上岸作野餐會。傍晚，就安逸地到堵客堤 *Tukait* 的住宿屋裏，這裏即是開脫爾高原的底腳了。

此時除却我們同船來到的人而外，再沒有第二個人影。

太陽出來時候，我們把帳篷收拾好了，天氣涼爽，更覺得晨光非常可貴。看那開脫爾高原，高八百呎，我們爬山約有兩小時，費安叫我們停住，說已經走過一半路程了。我們並不覺得疲乏，還想前進，擡頭一看，迎面有高岩當路，我們才曉得費安的意思，要我們休息休息再走。我們恐怕被他笑話，說是見了高山，有些膽怯，因為這種高傲的心理，變成堅決的態度。而且我們又看見負

重僮僕，登山如履平地，毫無難色，更覺得非鼓勇前進不可；就是疲乏壞了，也是甘心的。其實走起來，這高坡並不像看時那樣困難，就是有些岩上，沒有天然容足的地方，也有樹根，可以踏足，有樹枝可以攀援，儘可從容上去的。

高原的上面，空氣異常新鮮，可以振作精神，我們覺得周身有勁，一口氣跑到帳篷去。小僮摘了許多山花，集成一簇，拿起前來歡迎我們。

吃過早餐以後，費安領着我們，穿到瀑布那裏，距我們的棲息地方很近。他是一個很好的引導人，靜悄悄地領着我們經過許多便利的地方；又默默無言的站一會，跑一會，偃臥一會，讓我們盡興觀賞。但見一河安靜的流水，從平廣如臺的絕壁沖來，滔滔不絕，到谷口峨然倒瀉，晶澄瑩徹，宛如一幅白練；下入深壑，水珠四濺，虹彩激射，水氣瀾漫；再從岩谷中湧現出來，波濤洑瀾，由水道裏向一平原流出，漸遠漸歸平靜。

引導人照例的鋪張語，和無謂的稱讚語，總覺得瑣屑可厭，把瀑布的妙處，

描寫不出。

開脫爾瀑布，僻處森林，文明人足跡罕到；並且危岩峭壁，聳峙兩旁，愈覺得幽闐中有雄糾氣，令人憶及希臘神話所說，巨靈疏鑿，真算是鬼斧神工了。

我們下山順河，忙匆匆的回到喬治屯，趕上郵船，放棹遄返；抵家的時候，剛剛是我們預定的日期。你想久遊異國，一旦回到故鄉，豈不很好嗎？我們的親戚朋友，都到碼頭來歡迎，我們見了他們，非常高興，彼此寒暄，而且不久便要與我們的司閹人握手，豈不更可快樂嗎？但是就個人說來，我知道那往遊南美洲的觀念，不久又要在我心中盤旋起伏不定；一會覺得到那裏去，很可以幫助這個大陸的發展；一會又覺得一付吊牀，一套弓箭，一隻木舟，在森林中過簡單愉快的生活，是很容易辦到的。無論對於我個人，或者我們全體，南亞美利加洲有兩條路，可以選擇；大路是經營企業，致富求財；小路是遜隱山林，優遊逸豫；總之都是非常奇險，非常有趣呀！